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三十六

墓誌銘

先曾叔大父東軒老人墓銘

金有天下百餘年澤潞號為多士蓋其形勢表裏山河而
土風敦質氣稟渾厚歷五季而屢基王業而嘗推視天下
故其為學廣壯高厚質而不華敦本業務實學重內輕外
宋儒程顥嘗令晉城以經旨授諸士子故澤州之晉城陵
川高平往往以經學名家雖士科舉而六經傳注皆能成
誦耕夫販婦亦耻謠詠而道文理遂與齊魯共為禮義之
俗而加厚焉陵川學者以郝氏為稱首郝氏之學浚源起

西川文集卷之三十一
本而托大之者自東軒君始君諱震字子陽系出有殷帝
乙封支子太原郝鄉因以為氏始祖儀自太原遷潞州高
祖祚又遷澤州陵川曾祖善祖從義父璋七子君其季也
君資茂異自知讀書不為章句設學官學入京師太學游
公卿間久之乃還蓋厭棄凡近不屑就之也既歸徜徉山
谷從而學者甚衆講劇道藝淵匯日遠益有高世意而無
復世味以經旨授學者折之以天理人情而不專於傳注
尤長於禮學賦詩多警句晚年益趨平實淡如也彈琴得
古遺音每呻吟俯仰趨節紆韻超然若有所得逢山水佳
處輒為數日留賦詩彈琴自樂也一日過一道院松竹茂

蔽坐於其下彈琴而歌睡鶴十餘驚起鳴舞珊珊夏夏終
曲乃去從者咸以為異事諸兄甚謹篤于友愛諸兄以族
大稱長兄之命異居君乃涕泣三日不食曰吾業儒而為
是何以為訓不義而生不如死諸兄得欲而生我將服義
而死諸兄懼復聚廬同食以終年四十九配侍其氏子男
三人天祐天祺天禎皆治經為學而天祐尤知名君初名
旦後更今名自號東軒老人銘曰
太行峩峩天地之脊吾家其顛千載寥閼筓以益固噤以
益默惟君亢亢矯首迅出揮斥鴻荒面目太極寒玄圃之
玉芝剷荒除之天棘秋蘭芳青青秋香芳蒲庭君翩翩芳

陵川文集卷之三十一
下征掇其實而餐其英乃曳長裾乃抱玉琴明月清風脩
然此心葱葱兮桂陰慕其德音人累益輕天趣益深夫復
何為付之長吟君其往矣後來繼今

先伯大父墓銘

郝氏世業儒以治經力行為本而篤於齊家之道自曾伯
祖以嫡長蒞家已有法制使子孫世守至伯大父復以嫡
長蒞家而昆季十餘族長釋百餘口既總家事乃會諸宗
戚而告之曰天衣食足而知庶耻倉廩實而知禮節士所
以志義失守至於沮氣墮節者殆多逼於饑凍耳故孟子
以農桑為王政之本而其書數及之今某以次為家督欲

諸宗親子弟治生為學二者兼進始則仰事俯畜終焉立
身行道進而得則各大而家退而失則必有所歸不至於
落魄無賴亦足以為善士夫少有大志不事家人生產雖
或成就有過人者而為書傳所稱亦非教育之良法泛駕
破車雖一日千里曷若馴服以進於道乃相其宗親子弟
材器曰畀汝田若干頃畝汝率田夫而治之桑若干本汝
率諸婦而治之錢若干緡汝率商人而治之書若干帙汝
從其師友其人而治之余則均其有無而治其勤惰於是
數年之後貨食豐餘而學業日進先祖及諸父文譽大振
而門下學者日盛矣其在家也則雞鳴而冠衣杖而立於

庭諸房子弟婦似皆關門秉燭盥漱筭總黎明以次省於
舅姑父兄退而各執所業或小有稽緩則旦而問之故責
之庭小廢禮者則加鞭扶馬至于再則會宗親中表列其
狀而加之罰飲酒醉者有罰冠衣不正者有罰取交不端
者有罰事師不謹者有罰惰于學者有罰相其間者有罰
譁于庭者有罰中堂曰棣華歲時燕集上下肅然又以孝
友睦婣任恤等數條書于榜曰有違此者非郝氏子孫至
於鄉鄰不法者畏其聞知輒自戢曰勿令大翁知有訟者
則相率而質其曲直行於里巷望者趨而避不及則揖而
拱以待其為人敬畏如此縣令丞每至縣則輒就門禮謁

其諸第姪必一人教授縣學故門弟家法無不推重君諱
源字清卿曾大父昂之長子也卒年六十四伯祖母王氏
二子輿輦輿字正之博學能文三赴廷試有聲場屋歲壬
辰沒于兵士林惜之銘曰
郝宗重承兩世嫡方玉千仞斷釐立之網之紀撫其室支
本蔓衍蕃宗戚李廣簡易誠無敵刁斗未若程不識有身
有家衣且食晝吟夜誦簡輿筆原田每每日墾闢繭絲爛
爛充以殖孝弟忠信脩行實言笑顧步皆紀律家道既正
無敢逸富貴在天吾豈必凜焉高風誰可及雲白天青太
行春擬將傳聞作家極再拜揮涕書貞石子孫世守其勿

失

先大父墓銘

歲丙辰春經至自沙沱家君得風痺疾遂在床箒臥以異命曰吾齒已過吾父十年矣雖疾病夫何憾惟吾父之事先有子元子之表在而壙中之文未具且大節之灼灼者而猶未既載焉吾語汝汝其論次乃再拜受命叙其事而為之銘惟郝氏繫西有殷世于太原一再遷 澤之陵川遂為陵川人高曾而下皆學不為仕先大父諱天挺字晉卿幼開朗卓卓不群舉進士兩赴廷試以大學生頡頏擢紳間崇慶之變束載而去曰時事如此可區區冒進乎遂

歸遠近俊茂多從之學其教人以治經行己為本莅官治人次之決科詩文則未也故經其指授者往往有成資河東元好問從之最久而得其傳卒為文章伯震耀一世其餘鉅公碩士出其門者甚衆則其所學可知己時有金既棄燕雲河朔隨亦不守遂往來淇衛間貞祐初人爭南渡而阨于河河陽三城至于淮泗上下千餘里積流民數百萬饑疫荐至死者十七八先大父曰坐視天民之斃仁者不為乃貽書譏察使范元直使聞諸朝曰昔昭烈當陽之役既窘甚猶徐其行以俟荆襄遺民曰成大事者必資於衆人歸而棄之不祥君子謂漢統四百年此一言可以續

之今國家比之昭烈不至於窘河朔之民獨非國家赤子乎夫人心之去就即天命之絕續也乞詔公河諸津聚公私船寬其限約晝夜放渡以渡人多寡第其功過以救遺民結人心固天命中興之期庶幾可望書奏即日中使告諭令疾速放渡河朔之民全活者衆於是亦挈家南渡興定元年冬十一月八日遘疾考終命于北舞寓舍春秋五十有七臨終浩歌一不及他先祖妣張氏前卒繼祖妣司馬氏一子即家君也男孫三經彝庸女孫一歸清苑陳氏初旣遘疾謂家君曰郝氏儒業自吾叔父東軒老人始我死葬其墓側庶得奉杖屨于地下旣祥家君將歸葬諸父

凡以河朔兵亂不許家君乃夜啓殯負其襯以遜而英靈屢見于其所往輒為警覺以導其行雖徒步千里渡大河登太行展轉寇宄卒達于陵川興定四年春二月二十四日葬于先塋東軒老人之墓側從其志也先大父美風儀冠衣甚偉閑於辭令儵然物外人而談王道議國政商處吏事甚得體要嶷然公輔之器而適叔世束背塵閑竟莫能用卒於流寓人怜其志云銘曰
郝世不競枿其株根赤立擎霜蘊華于春一世于邁天葩吐芬晦以奕世其氣益振氤氲渾淪其屈益信萃于我祖澹蘭天津道其羽翰嶷于青雲巖巖盤盤穹乾厚坤玉山

高寒瑩徹無塵雖事業不以見而道義是存繼其志有千里負葬之子述其事有萬古遺山之文滄海遺珠長鯨怒吞覆輝翳光以耀其諸孫嗟余諸孫可泊其流而湮其源志惟益堅氣惟益完以復九原以慰乎下泉

先叔祖墓銘

先叔祖諱天祐字賢卿先曾叔大父東軒老人之子先大父之從昆弟也字貌瑰托器識高邁日記數千百言而下筆不能自休初為學即不作決科文務窮性理經術而況入佛老者數年以為過高無畔岸復取六經語孟讀之於是際天人之學瑩如也大安末知世有復隍之變愈益遂

默貞祐初南渡隱居魯山往來箕穎超然欲以追巢許也作古文歌詩往往散落世間故雖隱而名愈顯尤玩意書法嘗以為正書當以篆隸意為本而鐘王書之經也顏坡書之傳也其餘則諸子百家耳故其筆勢莊重秀勁能作文餘楷草嘗言大字雖大而小小字雖小而大正書須有草意草書須有正筆其論書如此趙內翰周臣見君蘇墳詩及書蹟遂遺書款致之京師即挈家去於山林幽阻人迹不及者而居然無幾何雖京都人亦知其處後聞有款薦諸朝者曰大厦將傾吾不能為破家人又挈家去元內翰裕之既受學于先大父又嘗與君周旋文場故特敬畏

聞其又遜去乃以詩相招君復詩絕之而竟不出壬辰之
變年四十九沒于兵先叔祖母宋氏一子思直字繼先亦
博學能文亦皆歿于兵嗚呼郝氏之學大于東軒老而終
于君其嗣胤遂不復見而諸父昆季亦皆泯泯焉獨遺家
君及經天乎何於吾郝氏若是之烈也先君既命經論次
先世故書此以列諸東軒老之墓側以事不朽銘曰
文葉班班賁于衆枝道氣顛實于君賈竒初則亡羊幾惑
多岐瑰詭譎怪投瀾抵巇番然而回真是之歸明白開朗
冲融希夷弄月吟風獨樂良知德充乎身命遠于時收藏
天光滑于塵泥每登琴臺望元紫芝千山雲沉知音者誰

濯足于潁振纓于箕庖不治厨何與祝尸棟折榱崩夫誰
可措我其長往山鹿野麋君無我招亦莫我追我非絕世
不可有爲大河絕流商於雪飛天狗墮地蚩尤出旗嗟嗟
乎君旣往莫違獨不慙遺諸孫孔悲伐石鑽辭東軒之西
魂其一來與不死期

子阿寶附殯誌

歲壬寅余始醮于滿城徐氏甲辰春正月子阿寶生廣顙
方願眉目若晝氣阜而聲宏家君以為類先大父日夕抱
弄甚以爲慰丙午春先妣委化權厝于府南侯河之北原
術者默言君家喪氛未殄余在衰經重以爲憂夏五月三

日童稚聚嬉以冰屑置于阿寶之腹觀其溶滴以咤其駭
頃之寒氣入腹暴下數升入夜背弓搖擗而氣竭生三年
矣明日附殯于先妣墓之西側哭而納銘于壙云
屬余毛離余秉狀乃爾嫡有子而遽死兮吾母之土未乾
而復窆于此兮祇重余之戚豈余之子兮

子阿長附殯誌

歲戊午冬先君告終權厝于府西吳爺灣之北原庚申春
余宣撫江淮至自武昌哭墓而入墓之東足小丘附焉不
知其為誰也銜涕而去及門冢婦哭于室乳媪之懷空矣
乃知向之丘吾子之所也因慟幾絕旣而嘆曰天乎何天

虐吾郝氏之酷也母氏之終再踰月而吾子阿寶卒附殯
于墓側吾父之終亦再踰月而阿長復附焉豈母氏之愛
阿寶而攜持之去耶吾父之愛阿長而抱弄之不忍舍耶
故各于其終之後而卒卒而附于其墓抑吾之不德不孝
致吾子之弗克昌耶祇吾之不德而禍吾子耳可無殤乎
乃叙而誌之初徐氏不婦歸于家再娶淇澳張氏是生此
子五年而卒生于乙卯春三月五日卒于己未春三月十
二日尤慧而秀發言如成人以癰疹疾殆將卒謂其母言
我死則已柰我母憂何或問其父則閉目擺手曰我不得
見矣聞者皆爲泣下銘曰

不子其父孫于其祖各附于墓共為寃土歎問無所于嗟
天号

行狀
先父行狀

郝氏本貫澤州陵川縣曾祖章祖昇父天挺先父諱思溫
字和之資剛潔迥迥不倚不為籩簞戚施疾故與世不偶
然而人亦不敢以非義屈橫逆加儀幹不及中材而凜凜
莫敢犯以亮直自處不億不信中心充實無所虧欠初成
童與河東元好問從先大父學做落六年洞達遂匯其所
得者有所自其所作者有所徵天端理倪首尾貫究晦而

畜之靳靳不妄發年二十許舉先大父下太行往來淇衛
間時河朔已受兵有金疆理日感慨然有志於功名居無
何得腰股疾志鬱抑不信遂不就舉貞祐初南渡館而師
之者甚衆誠法理意籍籍馳播所至席不煖先大父卒于
舞陽既免喪謂諸父兄曰先君子卒於流寓不克歸葬安
用子為子而委父何面目天下諸父兄以河朔兵亂不許
乃與先妣夜啓殯而負之去渡河至長垣資用皆為盜斂
從行者因是亦散去獨與先妣扶杖負骸步登太行中路
賊二人呵止之曰背負與我不然則死乃啓之賊愕異問
故曰是先君之靈將歸葬鄉里賊慘然曰擾擾如此而歎

辨是是癡子不足道置火餅數枚而去遂葬先大父於陵
川之先塋興定四年也元光元年復渡河河南亡攜經北
渡居于保聚俊秀而教之者十餘年經年十有六命治六
經先傳注疏釋而後唐宋諸儒論議必一經通然後易業焉
壬子館于萬戶張公府教授諸子丙辰經被徵北上及還
議歸鄉里拜謁松楸夏四月十有七日得風疾不起在床
箒者三年戊午冬十有一月二十六日增劇二十七日夜
忽命經尋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人惟恒父乃有前程
天下事何嘗不因不恒壞了整衣冠強為之起喞喞曰發
志氣遂瞑不復語二十八日終于寢年六十有八門生苟

宗道趙泰尚文等相與謀曰先生不苟祿仕困而不撓臨
終而猶以志氣為言不亦卓乎可謚曰靜直其未嘗祿仕
可稱處士十有二月一日與先妣神宮同權厝于保城之
西吳翁灣之北原三男經彞庸一女適清苑陳咨男孫二
女孫二皆幼先父生平喜為歌詩徜徉跌宕以自樂而多
散逸得遺藁二百二十篇晚年尤邃性理學手書西銘昇
經曰是入德之幾造道之階也教人以小學為本以為涵
掃應對進退即性與天道之端致身行道樹立事業性與
天道之功用充實而大大而能化性與天道之成終者人
之始生其醇未醜其朴未散其見解未出其物歎未雜先

入者而爲之主終身由之而不能去古之人至於胎教况
髻齒之間乎語言啞吃肝臆絨固神出入而未舍識靄昧
而未明容安鄒而未莊氣閃鑠而未定謹其所習政在於
是乃爲言坐行立揖拜俯仰之節誦記孰復執筆爲書之
制聲音笑貌䟽數疾徐之儀一之以敬而不使之惰少長
則爲解說義理綴緝章句簡直切律力少而功倍之成童
則以性理經學爲本決科詩文爲末而寔致之大學嘗語
人曰人見吾之規規子子必以爲是區區致力於小者而
小之也吾不病也夫事有小大理無小大也本末先後吾
不敢躡而欺之也彼所見者以爲小吾所見者以爲大是

吾所以積德而遺吾子孫者世之人好高慕遠以欺世盜
名未能洒掃應對而便說性與天道紊理踰分枉探速成
戕本根壞倫類示不以常而重爲之誑敗德孰甚焉吾不
爲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良心也
其爲大人保是心而已棄赤子之心即爲大人可乎哉歐
陽子謂顏狀未離於嬰孩高談已及於性命者殆亦爲是
耶其設心如此故所到輒見稱學者徃徃終爲成人方臥
疾也一日語經曰汝祖父有言士不能忍窮一事不能立
汝曹毋以淺功近利有速售之心也慕利則敗義歎速則
不達汝能勤則功自至汝能儉則利自來故立身行已在

夫堅忍而已能堅忍則能任事歷大患難處大富貴決若
長河而不回屹若泰山而不移然後可謂大丈夫凡為亂
略姦宄不終其身者皆不能忍耳染指垂涎之氣不除負
鼎滔天之心常在一旦肆欲憤不顧義殞身喪元而及其
宗盜後一時遺臭千載汝曹可戒也過庭之訓類如此嗚
呼先父身無一命之爵史無一字之書其於改葬先塋墳
無一辭之文是大泯泯也立言君子苟為稱述銘佩之意
死且不朽孤子經等謹狀

先妣行狀

先妣姓許氏澤州陵川人與郝氏同里閨世為姻好故既

筭而適家君逮事先大父甫廟見北鄙已用兵遂從家君
奉先大父逃威山谷間推夷就險羞精食糲采薇蕨汲澗
澗樵薪蒸以養備極艱苦而不憚也興定元年先大父卒
既禫家君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父
死而不克葬安用子為遂與先妣決策歸葬諸父兄以河
朔兵亂不許乃夜啓殯竊骸以遁時金國棄河朔限河為
守諸津要皆禁自北而南者則渡有王事于北者則渡非
是則不渡也久於河上資糧懸罄適有受業先大父者為
機察使俾借賜上黨公茶果船以濟遂至于衛之長垣賊
衆單重等行剽掩至人皆入窟室先妣獨不去守骸以坐

曰寧死可棄我翁之靈而求生乎賊至將兵之不為之動賊屬囁曰若何人獨此不去若所守者是何寶貨曰此我翁之靈將歸葬先塋者今幸得濟河有死而已其可去乎賊感愴兇鋒少沮詰姓居曰陵川許氏也昔舅氏彪嘗為澤掾賊中有澤逮而得舅氏保宥者因驚悟曰若許某之妹也且語舅氏之恩且壯其節遺白金數兩而去遂登太行時隆冬雪盛天地晦冥官兵盜賊搶攘旁午從行者因長垣之役皆散去獨家君先妣二人而已而家君復目赤暴發道滴水場太行之至險也盛雪冒之蹊徑不辨指峯巒為的攀緣歎隙循躡崖磴百員骸道守家君而進纔半途已

入夜矣黎明始出山再日達于陵川乃克襄事元光元年復渡河冬十有一月生經于許州臨潁之城阜鎮天興元年河南亡攜經北渡居于保繼舉彝庸二弟經年十有六年款以幹蠱自任先妣謂家君曰郝氏儒業四世矣名士如元遺山者我之自出故家淵源當益浚之可自我而涸乎今宗族之在河南者皆盡矣惟吾獨在有三子焉豈非天也使是子也而有成不隊家聲吾儕東餒無憾其或不成亦云命矣於吾責何有若利故之以子而不教是廢先世也先世之靈照之在上質之在傍將於誰而責也故家君感泣為之賦詩有日月儻隨天地在詩書終瘳子孫貧之

句於是命經就學歆其先經也乃命之曰經經亦感奮以夜繼日或冠衣不釋如是者有年一日雞初鳴經猶凭几伏誦書帙紛紜殘燈無焰先妣竊視之慨嘆良久呼經語之曰能若是吾有望矣勿始勤終怠意而自足半途而廢吾見進銳退速者多矣力學而卒成者鮮也汝自暴棄身小矣先世之責之重於汝大也經遂日益激勵端錯刮磨肆意經傳砥礪抉剔鉤珠蹈遠塊乎其若廢業乎其若迷爍焉猶未光也而天遽降割歲乙巳冬十月十日遘疾丙午春三月九日考終命于私室春秋四十有九寓神宮于保之南原先妣資稟淳懿婉淑有乎識慮詣極經所與游

一見之輒曰某當交某當絕經或不如訓輒為小人所累所居既去鄰里思之稱道不容口待人以信不疑人欺已事家君敬慎不違每勸以義賓客至盡力供其資用闕必假貸以給經逮事十餘年雖屋漏獨處未嘗見其墮容束諸子以義嘗語經曰吾忍窮使汝就學非為利也歆汝知道義負荷祖宗不汙之而已今世子弟以一時之利敗終身之義者皆是也是豈子弟之罪其父母不處以義而責以利使之然爾以貨財殺子孫吾不為也汝其敏之先妣雖終言猶在耳嗚呼旻天弗弔經未底于成不副母氏之意母氏亦無一日之燕終身艱厄下壽而卒孰為之司而

使之然也一女未笄二弟尚幼宛然失怙家君戴白坎然而憂何刳吾郝氏之虐也惟母氏之節之德固宜昭之金石著之竹帛不可昧也沒矧昊天罔極之報萬萬無一乎於是錄經之所聞所見者立言君子苟賜矜允為之撰述使遺美不墜光慰下泉雪終天之痛報罔極之德銘佩之意死且不朽謹狀

喬千戶行狀

高祖諱曾祖諱祖諱父諱順公諱惟忠字孝先涿州定興東王里人世業農為大家母李氏腹公七月而寡公幼聚嬉異於他兒及長有志略捷勇善射衛紹王遇絀北鄙用

兵四海有改卜之兆公慨然輟耕長嘆曰時事如此大丈夫樹立之秋也何區區爾為遂落魄不事生理俠遊燕趙間貞祐初宣宗南渡河朔大擾公以義軍從今萬戶張公起於定興保西山之東流塌樹義旗招叛亡跨山連海威聲大振北兵扼吭盤桓而不得進行臺聞之便宜授公定遠大將軍恒州刺史受經畧苗道潤節制從張公鎮撫西山諸保砦張公勇而有謀膽決善戰燕趙之豪附之者衆每以方略授公使戰輒中機會嘗以少擊衆由是威名冠張公之軍

國朝悉兵南下萬戶張公逆戰于狼牙嶺馬跌被執時公

居守東流塌北兵以張公至塌下招諭使降公拒之諸軍
既登公猶拒守自若進攻拔之張公以腹心之舊瓜牙之
用能全節守義義而釋之公荷更生之庇以死力自效遂
從下雄易安保諸州宋人乘金之亂使彭義斌將兵襲河
朔至瀘魏建旆而北公以一軍蹂其鋒諸軍壯之真定武
仙叛並山諸州縣保砦皆拒守萬戶張公會諸軍擊之令
公攝帥將騎兵數百步兵三千人鼓行而西時敵兵將聚
保於狼山砦公召諸軍吏曰彼將歸其巢穴我遏之必殊
死戰歸師勿遏軍志之戒也不若覆諸山下啓其歸路彼
既得歸莫有鬪志是獲獸于穴也衆從之適兵既過公鼓

譟奮擊大破之時有別部將陷敵者公橫戈突陣而入力
戰救之乃獲免於是諸叛望風降附遂入鎮州武仙奔公
會諸軍追之馘虜甚衆遂會攻彰德轉戰至齊魯駐軍滕
州牙山中夜敵出不意襲壘而入公獨騎追戰奮戈大呼
橫衝逆擊諸軍始覺譟以繼之敵衆駭散填山湮谷而奔
於是公名震河朔矣其圍益都也援兵數萬幾及城公掩
擊敗之獲衣糧戰具甚多遂閉其門會內兵闢門突出公
嬰其鋒短兵接戰敵敗走主帥旌公勇以勵諸軍先是萬
戶張公開都元帥府于滿城以公為元帥都監遷副元帥
至是帥還仍行二安州元帥事未幾出鎮唐縣行元帥事

復從張公鎮新衛州辛卯冬渡河會戰于鈞州遂會諸軍
圍汴金義宗北渡丞相白撒圍衛州力戰卻之追奔至黃
龍崗復會諸軍圍蔡河南平張公入覲以公將行營征淮
南歲甲午朝廷論功張公陞奏曰臣馮藉國家威靈所向
克捷臣何力之有亦臣有一二爪牙態虎之助臣之副將
喬惟忠戰功甚多乞加寵異於是朝廷以璽書金符錫公
仍以千戶世其封自是連年大舉伐宋公感戴恩遇益自
奮勵其破棗陽攻光黃等州功尤多丙午夏寢疾五月二
十七日薨于第春秋五十有五寓殯于順天府城之東原
公美鬚髯沈勇善戰遇大克捷恬無自得之色其攻黃州

也敵兵夜襲諸柵公率銳卒戰主帥舉火視之見青甲而
黃馬者戰甚力翌日主帥懸賞求之公竟不自陳其不矜
如此雖奮起畎畝藹然有閎閱簪笏之風事母孝每酣戰
而歸必頓整冠服拜而問安及居喪過於毀瘠遂感疾不
起治家有法束諸子以義節於自奉爲千戶侯而服食不
過于華夫人毛氏子男五人孫三人女孫一人歲庚戌將
改葬先塋文碑墓隧故次第始終昭灼者于右鴻儒碩筆
其諒于茲孤子珪等狀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三十一

其言于茲每于其善也

其言于茲每于其善也

其言于茲每于其善也

其言于茲每于其善也

其言于茲每于其善也

其言于茲每于其善也

其言于茲每于其善也

其言于茲每于其善也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三十七

使宋文移

宿州與宋國三省樞密院書

大蒙古國信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等謹再拜奉書于宋

國三省樞密使相國公閣下經等欽奉

聖旨賈擎

國書前往宋國告登

寶位仍布弭兵息民意比及啓行即還江上兵告諭沿邊

萬戶俾各守故屯撤去哨騎不得挑亂生事令山東淮南

行者李公遣劉仙等二人入楚州通報而無來音又冷連

州總帥移公文會問云不知所在五月十五日經等一行至邊於是再發關移自連州入楚州以復前事仍請入國日期至今不報以節次靄昧至於老池不能明

主上盛意改途捷出駐劄蘄陽今副使劉人傑參議高翹親往計議敢布腹心於閣下竊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則必按劍無因而至前也疾雷破山烈風振海而不懼安於故常也故無因而至者應之而不失安於常者而知其變惟智者能之天下之事幾而已矣顧乘而處之者何如也變故方殷幾會鼎至乘之而不失則無因而至者不疑安於故常者而知懼處得其當天無事而生民

被其澤不能乘而失之則無因而至者而為之疑安於故常者而不知變以至變故紛拂不可而天下被其毒

蓋天下之勢治亂相尋禍釁相紐其無窮而變故亦無窮乘而處之者宜重慎而審之也天下之大亂必出於大治天下之至危必出於至安天下之大憂虞必出於無虞戰之負出於勝事之失出於得惟其忽而不審執而自蔽不知倚伏之幾安於常而不知變是以至於是不能復一日雖悔而莫之進也

國家光有天下五十餘年其用兵於江淮者幾三十年兵勢之振莫甚今日取東海下巴蜀平大理圍武昌克連水

穿徹二廣至于湖湘縱兵長驅幾至吳會有一天下之勢
鴻毛衡風似有所不足舉而一旦歛兵而退又先之以信
使是無因而至前也其飄忽振蕩騰擲宇宙忽去忽來往
年之常而彼國亦以為常其中有非常者而不知是安於
故常也無因而至而弟之信安於常者而以為常是忽而
不乘過計而不審閣下必不之知也無因而至者果無因
乎進退之常果如常乎幾會之來所繫甚大不可因仍苟
且執於一偏而泥於虛文以為我國情狀不可測攢而不
以信義待是幾一失而暴國之禍復起矣當國者宜重慎
而審之也今日歛江上之兵先輸平之使豈師旅不及曩

時歟將帥不及曩時歟甲兵車騎不及曩時歟五十年之
儲蓄不能一朝用歟土地加於舊而賦力倍於前聯西海
者五十萬控東夷者三十萬自大理至於連海帶甲百萬
兵力崛阜莫之與京無故而歛兵無故而先信使此無他
主上如天之仁曠世之義也往歲
主上在潛邸時

先皇帝畀以東師俾之東出比師之行其舊獲俘囚如張
都統輩及所在拘繫間探人等皆縱歸之渡淮而南諸山
堡砦所得生口皆撫而安之而去下不殺之令使宣撫揚
惟中出先前茅布宣恩信及其渡江如潁黃洲青山磯布

初未嘗戮一人至于武昌先遣王一清開喻而彼守臣執而殺之又射殺一肺腑大官於是始下令具攻具以為肉薄骨并殺人盈城實匪本心故雖合長圍而攻之不急也若彼國當時不殺信使少加以禮可退師成盟經等待從左右

聖意仁隱好生惡殺實所具知大官元臣請長驅入臨安主上以為江南治平三百餘年其民物繁夥居室櫛比吾若徑往則皆躡籍矣生靈何事而吾若是是獨非吾民乎遂不往聞

先皇帝上僊乃置歸而去乘傳北歸德澤既深天命攸屬

親王四十餘人及藩方侯伯會子開平共行推戴既

踐祚謂諸王近臣曰朕欲息兵安民久矣而弗克為今

在朕矣遂命河南經略使史公往江上詔諸軍各還

故屯命山東淮南行省李公於楚州通國信而命經等

充國信使副奉

國書以往其書辭一依今國名分未定與國平交例南北睽裂好聘不通五十餘年天誘其衷幸而集此而乃不報未知何如必以為如王楫矣王楫挾兩國而庇一身言於此則以為降使於南則以為和終於兩國交兵而身以之斃今則不然也以為三十年間佳兵毒民禮義不通信使

先往欲崇禮義而弭兵兇也必以為如述速門譚浩矣述
速門譚浩逢迎徼倖以不直之辭要難行之事貪汙跋扈
啓釁重怨以其不納歸而生事辱國而傷來使激萬乘之
怒使之投袂而起連兵數年屍骸委積魚肉生民長惡崇
禍今則不然也以為待人以禮而不以力服人以道而不
以勢尊人而後自尊安人而後己安先之以敬讓而不以
爭導迎和氣天心悔禍至治可期也是皆異於曩時有為
而為非無因而至也且通好之利不在於北而在於南非
惟今日振古以然昔孫氏據有江東僅能立國稱臣於魏
而乃敢王殷浩拒溫連年北伐終至敗折宋高祖文帝屢

為大舉亦未嘗得志足以自敝王羲之謂江左立國賴萬
里長江畫而守護風寒之處不過數四大抵江北羈縻而
已此誠至論蓋江淮立國以之自守則僅足以之侵伐則
不宜故終之吳為晉平陳為隋平江陵為唐平往事則亦
已矣自宋有國以來西北二邊常為祖宗患冠準與契丹
定盟治平者百有餘年宣靖壞盟終以失國高宗渡江善
於處變俾秦檜以盟合神聖之子毋歸二帝之客極治平
者二十餘年孝宗尋盟治平者五十餘年是其明效大驗
閣下所熟復而日星者也孰利孰害孰得孰失已事過往
皆可為監無因而至可不察歟今

主上聖度優宏開白炳煥好儒術喜衣冠崇禮讓

踐祚之初以為創法立制非耆舊英賢則不可乃起宋子
貞於東平王文統於益都劉肅於彰德許衡於覃懷其餘
茂異特達方旌相望使之論定統體張布網維以為善治
必當偃兵如金源大定之初則可矣故特用經等不以蒙
古回鶻參注其將發命會諸王大臣於齊宮蠲日告天以
明誠心令經等乘駟速往軍回使入信

國家明信使麾之出莫不顛顛以為至治之君開兩國之
泰也地廣兵雄戰勝攻取乃能遽爾齊威縮銳屈已伸義
先人以禮是曠世之幾不可失也何乃再為通信邈然不

報且彼國邇年以來兩淮殘破四川陷沒二廣透漏江面
綻缺如開達夔門施黔邕桂巖險之軛塞沿江上下羊羅
采石舟師之出沒通秦而下新河料角海道之經捷我之
師徒將帥莫不悉知昔以為憚而今不以為憚曩以為難
而今不以為難上流在所可以下江面在所可以渡幹腹
在所可以出如秋高馬肥再為之舉兵舉一動未可卒解
三百年之文物數十世之累積可為憂已若剷去疑阻以
承天休弭兵息民申畫疆理通天下之一氣合南北之大
和蘇潤瘡痍補葺傾敗舒釋靈長締結歡悅明月夜光寶
為彼國之寶安於夏屋被山之雷振海之風不作挈倚伏

之幾置泰山四維三代可以四歷年可以過漢而不止於
唐閣下亦與先正比隆而與享安寧之福矣如信矯誣身
而不國以負為勝以危為安以有事為無事以誠為詐以
變為常先來之使為可疑諸軍之回為不武北方遂可玩
南方真可強異日必有任其責者故是行也非為我國蓋
為彼國非為吾生靈蓋為彼生靈不宜疑貳遷延幸於多
議利害明白一言而決矣尤無以退師為不武而無意於
取也彼之將帥多崇飾虛名以徼爵賞初以復讎攻蔡金
源氏滅我師北還又以收復兩京洒掃山陵而犯河南遂
敗盟約使江淮之民塗炭至今崇虛名而受實禍利歸將

帥禍及生靈茅土相聯節鉞相望而遺民安在抑可哀已
今師之退又必自以為功而以我無意於取而無能為也
昔

國家破金師於會河遂歛兵而去金人以為無意於取中
興可期恬不為慮既滅西夏平西域旋旆東指一舉而取
之今之師還使入果無意乎倚伏之幾不可不察也宗明
信昭大義乘時挈會安民而固社稷成不世之盛事授鴻
烈於無窮挽回元氣春動山河離析分崩幽厄憔悴盡為
改色可不為乎經等不佞敢肆騰口說張布鼓於雷門蓋
疆理限越區區茅塞不能縷悉故罄竭狂斐冒於一言惟

閣下孚照暑勇方盛萬望永綏鈞履膺受厚福不宣

宿州再與三省樞密院書

大蒙古國信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等再拜奉書于宋國
三省樞密使相國公閣下經等欽奉

聖旨賈擎

國書入宋國告登

寶位仍布弭兵息民意自四月終至邊漣楚上下累移文
牒至于宿州又具書縷悉寂無來音禮部郎中劉人傑親
往計議亦不為報使居河麋露宿芟舍甚非所以待使人
之意我以禮義奉辭而往而彼擯蔑鄙外一不以禮義答

古者兵交使在其間今退師輸平墮讎崇好不審高明何
故之以而為若是昔晉楚列國欲弭兵而安諸侯猶兩釋
纍囚鍾儀如楚荀瑩如晉各使求成矧於堂堂兩朝麋兵
聯戰久無期已今日之事幸而集此方之晉楚不既大矣
乎而乃不報如石投水如矢搭地蘊蓄疑慮必有所在以
僕規測殆無藏覆特遷怒重怨欲為子報復之計夫搖
蕩疆場撐裂藩垣荼毒生靈互為吞噬皆已事既往於今
日何有使麾臨境拒而不納漫為關塞第使得以窺為國
淺深而示人以不廣僕等非汲汲求入亦非貪仕冒進徒
為口說者以為兩國暴骨幾三十年遺黎殘姓殆欲殲盡

上天悔禍

主上踐祚首用僕等畀以和議康濟瘡痍於是振衣束髮慨然啓行副使何道寧本臨安人既入我朝着道士服主上在潛邸時即以議和爲請

主上許之曰俟一日當行既踐祚遂命與僕偕行僕等若知其不可亦非妄行者近朝廷聞猶未入境有

詔北還且言秋高馬肥當整六師載爲南伐僕即上章以爲劉君等既入必不可行而後旋旆蓋以朝廷初發二使一入高麗一入宋國使高麗者未入其境而使者兩輦繼至項背相望一賀登

寶位一請復故疆

主上嘉之而許其請且於北京遼東搜括高麗人戶送還本國於是高麗遣子入侍僕等自離輦轂幾踰三月未見次第已被責問區區之心以爲此幾一失邊釁漫動兵連禍結何時而已寧負稽緩罪戾堅爲之待庶幾有成名主上之意活兩國之人雖乍逐戮辱死且無恨僕等久聞高議是其利害白日正中不必蓋覆牽於多議奉

天子之恩命而又於河上盤桓而不進豈惟僕等之辱亦閣下之所惡不免喋喋再爲具此以重干瀆秋暑未艾萬望惠綏鈞履膺受厚福不宣

與宋國兩淮制置使書

經頓首再拜啓邇者欽承朝命猥備行人荷

仁綸奉信函乘駟而至境上疆場之吏不時達於是駐泊於五河朱秦二君至云執事開閩而國信始達且揄揚高議於是願見之心益切以爲鉤錡之金声炳炳之玉光輝映蕩洞者有日乃今舍舟而騎蹈陸去水徑移儀真天雷厥幸而莫之見也雖然義同氣合則楚越肝膽背馳殊趣則對面九疑胷中之所茹塞將以俎豆於左右者敢自靳乎嘗以爲士之爲學期於有用不區區於浮末天之與已者大而已自小賦畀者皆有用而已自棄之也夫道以用

而見天地萬物皆是也其或無用則天地萬物息人所以裁成輔相使天地萬物各盡其用而不使之息者也生生而不窮化化而不已任重道遠而不斃特立獨行而不撓疑謬自致不與草木腐而埃塵蜚爲有用之學待有用之幾行有用之事或遇或不遇或成焉或否焉命與時不可期故有一時之用有一世之用有萬世之用不虛生不妄爲則建一時之事業建一世之事業建萬世之事業事業雖殊而期一有用一也學而有用而終不遇則亦命焉耳矣學而無用與遇而不能以自用事幾去而功業墮失道左見安視天民之斃而莫之顧使天地萬物壞而俱不能

以用可以為士乎哉僕始知為學則以是自淬厲憤排以
崛起嘗自誦曰不學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不務邊幅事不
作章句儒以為不屈則無以信不積則無以用乃束髮頓
股箝以益密索太極之蘊鑿混沌之竅閉關塞隊絕彼柔
道進明以晦續晝以夜求夫体以致夫用奪造化者有年
而無幾與時不可用也乃剗欲樹志削去世蔓累九鼎以
不移挽萬牛以不回以天下之至靜觀天下之至動必可
行可用也而後起今

主上在潛開却以待天下士徵車絡繹賁光丘園訪以治
道期於湯武歲乙卯下令來徵乃慨然啓行以為兵亂四

十餘年而熟能用士乎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國之道則
中國之主也士於此時而不自用則吾民將膏鈇鉞奠土
野其無子遺矣故

主上踐祚首有是舉即命僕以行將以禁積年之凶釁頓
百萬之鋒銳存億兆之性命合三光五嶽之氣一四分五
裂之心推九州四海之仁發萬世一時之機盡天地萬物
無窮之用建天下後世無疆之事業以正人極以承天休
是以

主上以是命僕而不疑僕亦受之而不辭四月維夏冒暑
而南既至邊方為憤憤朱秦二君繼至聞執事開閫賈公

爲相乃指天而賀以爲有用之學今真有用矣於是開露
肝臆觸忌冒諱作爲一書言當世事達於賈公以其不報
又繼以書及再爲公移於執事非敢妄意狂斐以爲二公
之德之懿作新政治乘幾與時其措置云爲必大有以異
於前日
主上踐祚於北二公登拜於南而僕有是行一世之事業
與萬世之事業可由此而建生民自是而生矣於是忘其
固陋不自量揆蕪辭蔓語勇不自制喜而爲之多激而爲
之切倒廩傾困無所藏蓋似大而誇其實懇惻昭著至盡
而明也凡辨天下之大事必立天下之大節而一之以誠

豈區區小智子子小數掩匿蔽昧而襲取之者所能哉故
僕不敢竭盡也二書既備又屢言於關移關移既切又誓
言於書式越行人之例負僭易之責稠複周悉期於壹悟
在僕者亦既盡矣其成與否則在執事與賈公執事顯面
正朝賈公秉鈞當國合符應契中外持衡天開此幾爲二
公用治亂安危實此乎在其保合大和使群生成遂濡龐
澤於不竭張鴻休於不朽致君於堯舜躋民於仁壽干戈
不試朔南無虞遺黎殘姓復見慶曆大定之治天地萬物
各盡其用者惟所命挑怨興禍使鋒鏑餘民殲盡而無子
遺者亦惟命僕之事業業已如是使卒有用對揚

主上知遇不負於初心與所學者惟所命使之盡跋顛沛
學於有用而卒無用者亦惟命雖然賈公與執事學際天
人爲一世元氣致位將相生民休戚之所係其所負任者
亦自重矣又何俟僕淺淺之言哉嗟夫士之所患無時與
不遇故有終身不能立一事者無時與不遇猶不忍自棄
也猶著書垂世託之空言以自見至於孟軻之距詖行放
淫辭以承三聖議者猶以爲功不在禹下矧於得時行道
撥亂世反之正厝天下於治安者哉天道循環無往不復金
亡以來兵亂極矣極而必治理勢然也故剝之上九稱碩
果不食桓公無王而十年書王變風終陳而繼以豳聖人

立經陳紀以爲治極必亂亂極必治也今北朝則

主上踐祚急於爲治南朝則二公登拜咸與惟新事幾鼎
來和氣荐至則僕之所學果有用矣自到五河及移沙洲
綿曆五月書劄關移一無所報今始南轅大懼鄙外不能
自進於門墻於是又爲喋喋顧瞻江淮風濤滿筆曾次餘
波亦爲從臾不知江淨天澄徹去藩垣兩無猜阻竟在何
日賈公望崇地絕已重干瀆不敢復載區區之心惟執事
是望未卜良晤冬律權輿萬望對時綏育膺受厚福不宣

李制置回書庭芝頓首拜啓奉使翰讀大學士比
勞徒御來次淮壩知使指雅在弭兵綏惟我朝以

仁立國儻信義交孚南北息警此聖主所樂為者
一再承問備認輸情第信使以羨意而來松壽乃
懷姦以逞修南城闖北鎮幸我先備得以勝之以
此而和殆類欵我今聞外方且飭備於行人之事
未敢轉聞且令潘鎮參具白此意必使松壽無害
於成然後執事始可嚙命造朝也冬寒更莫珍嗇
不宣十一月日庭芝頓首拜啓奉使翰讀大學士

再與宋國兩淮制置使書

經頓首拜啓自到境內既蒙改館復令幕中名德致書置
燕敬佩至意茲承朝命宣賜銀絹而加恩禮雖朝廷推仁

實惟執事孱就之自出益為感刻然自陞辭南轅星窮歲
易東臂舍館坐廩饗牢近過天基節方具劄拜辭而有是
命馮馮翼翼以為便當束載而復寂然益為踖踖不寧事
非難處不知何故之以而淹遠如是前書以淮安之役相
訝今見省劄猶斥而不置淮安之役經等何與政所謂魯
酒薄而邛郫圖者也夫邊將之事行人之禮初不相干况
我輩乃

主上之使非李公之使欵兵之計殆不其然第恐歲月淹
久聘使不出中間蘊蓄別起端倪李公素號驍雄而又驟
勝一旦折辱不能寸克則乘驛而上以拘信使平南城激

怒廟堂移檄諸鎮而起忿兵東務方作番人在野飄忽而
入再爲揚塵則貴朝必起應兵兵端一交禍亂何時而已
使人何日而歸乎且青齊塔察國王之分土而李公王之
妹壻也伯姬雖沒叔姬復來今王有定策之功而士馬精
疆必相率而致怒故宜早令我輩北還經雖不武亦能以
理譬解而抑其鋒其脩南城襲北城戰淮安亦得敷奏明
其師之曲直顧惟方今之事無大於此而無急於此者宜
急而反緩何也抑又思之以堂堂大宋而與區區一鎮將
校短量長而屢以爲辭得無使人得以窺其淺深而擬議
之乎嗚呼中州遺士鋒鏑之餘收其驚魂引其餘息營緝

鳩贊締和圖安回生意於寒原泮冰天於雪國發爲陽春
再立元氣而有

主上斷然行此雖云天意亦人力也治亂之幾於是乎在
後來之英俊一世之豪傑歛羽毛待風颺伺隙而投間者
莫不引領拭目共觀此舉頓兵鋒之銳服豪傑之心塞覬
覦之意老悍健之師雖不墮都銷甲使之戢縮自退而無
所施厝天下於治安此其時矣議者必曰北方有故姑留
信使吾當收卞莊之利或以爲故境可復中原可圖聽玄
謨所陳豈無封狼居胥意以是而稽遲殆必誤國夫南北
之事漢晉以來至于今其成敗皆可考親仁善鄰則治締

怨連禍則亂無出此二者自非大亂滅亡一彼一此徒以
斃民義之之書蔡謨之議藥石之言也矧於自古易代之
際不無小梗骨肉之間豈皆安和周之管蔡漢之吳楚唐
之巢隱皆是也雖或稱亂終以殘滅詎可以是爲利而墮
好崇讎乎今

主上應期開運資賦英明喜衣冠崇禮樂樂賢下士甚得
中土之心久爲諸王推戴稽諸氣數觀其德度漢高帝唐
太宗魏孝文之流也故宜先於此復以成歡盟夫內交於
牽聯有故之際則易求成於安疆無事之時則難此經所
以披露肝臆不避僭易借著而爲籌者也事至今日處置

云爲在君相與執事君相則不敢干瀆以重取罪故又振
凌滯氣撼搖枯舌疆爲一鳴而復於執事也庶幾與此新
歲供成陽和發育萬物咸躋仁壽

上宋主請區處書

大蒙古國信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等謹昧死載拜獻書
于大宋皇帝闕下前歲三月
主上踐祚命經等奉書告登

寶位輸平繼好弭兵息民經等草芥固不足以奉揚明命
然亦不敢貪冒行李昧於一來以久聞
陛下仁聖而

陝川文集卷之三十七
主上亦以仁行切不自揆庶幾兩朝之仁因是以達于天下於是沛然而行而不忌也六月初至境上于五河于濠梁于儀真今凡九月夫以兩朝之大兩國之重生民之事之多敢自以為淹而私憚煩有欲速之心乎初未入境時見陛下批荅王楫等事有云中孚信及豚魚忠信行乎蠻貊彼以善意而來朕秉至誠若夫成功則天也以為仁聖如此而

主上又先以信使申以忱辭下臣獲考其無疑矣乃今綿易歲月糜耗饗牢積委賚予迄無成命實為不寧顧惟經等鄙外踈遠重以羈旅宜乎頓滯卒不自露為堯則駸蔑

之面終無異於滅明切惟王者王有天下必以天下為度恢弘正大不限中表而有偏駁之意也建極垂統不頗不撓心乎生民不心乎夷夏而有彼我之私也故能奄有四海長世隆平包并遍覆如天之大使天下後世推其聖而歸其仁故孔子贊堯曰大哉民無能名贊禹曰吾無間然言其君人之度如此其道其德乃如此也故貴朝高宗皇帝有曰國家兵不及漢地不及隋民不及唐所以維持人心者風俗也風俗者何仁也仁者何愛利而不殺公普而不偏犯而不校遜而不爭不以地以道不以力以德不以衆以禮上下薰陶守之如一所以為三百餘年之命脉也

太祖皇帝初受推戴入京師兵不血刃嗚咽流涕感人心而服天命仁之原也親平三叛置燕雲而不取授李彝興以節越仁之度也創業垂統闊略宏遠立廣大之規模使聖子神孫儀刑世守至於太宗皇帝剷拾諸僭平有河東威靈大震益務德教期於休息真宗皇帝澶淵之役從綏弗及反窮守約而與其成圖惟安治仁宗皇帝推明信義再為定盟由是海內乂安隆於禮義民物滋殖教化盛行遂成風俗高宗皇帝所以推本而言為之力行知鞭之長不及馬腹匿瑕藏疾再造區夏奉安列聖保宥下民積德累功祈天求命多歷年數而中興之主也聖聖相承罔有

逸德故能見遼金夏人之熾以至于今而紀綱正君臣和風俗厚文物盛諄然仁愛之治遠軼漢唐駸駸乎三代比隆也恭惟陛下久御宇內仁聞四塞積德而化內恕以及故能遇警不聳釁禍自鏢今當天人厭亂碩果不食接續元氣迂衡弭亂之時政陛下恢弘正大撤去藩垣親仁若鄰墮讎崇好張皇一仁大明公恕以天下為度之日也夫貴朝之與本朝初無大故三十年間雖事之殷累承通好而本朝多故卒無有成蓋天方開亂聯戰鏖兵彗撲鼎亨大有以革其曲直之責亦有自任之者本朝立國五十餘年天將翦戢鋒銳而底安治故令聖德集于

主上資賦仁明樂聞善道喜衣冠躬禮遜樂賢下士自在
潛邸已符人望於是致之

先帝而退守藩服聘起儒生講論書史究明理學問以治
道嘗以為創法立制乃可底平弭兵息民其先務也

先帝嘗為大舉

主上力諫諫而不從致有合州之役受詔東出至于渡
江實匪本心十餘年間遵養時晦將以大賚于民者今始
得行故即位之初首命經等奔走致書此亦曠古希闊
之遇南北二朝罕有之幾也以為揚鞭而入挂席而出即
見二境玉帛交馳於是經等握其機汲汲而來豈意貴朝

牽於疑置而不急必有橫議以移天聰蝟起事端各陳便
利自以為功私而不國荏釁種禍因為交亂大見鄙外以
誤其等夫較短量長欲圖報復者淺淺之謀也姑留信使
坐以觀變者子子之計也交亂輸欵以圖夾攻者良嗣之
徒誤國之人也貴朝以仁立政陛下以仁存心夫豈必爾
為寇讎無容為善自新必爾於擯蔑而絕之無乃亦有所
失非聖人先王維持人心之意乎且其等之來斷然為之
以行夙心者

主上也合謀啓迪對揚天衷者欲親諸王也經營北次計
安遺黎者六七儒生也夫狡焉思啓封疆以亂為利者何

國蔑有燕嶺之北河湟之西姑置勿論藩方侯伯牙錯棊
制各土其地各分其民擅賦專殺父死子沒今一再傳年
皆未及四十書傳方略時務情偽莫不明練而各握重兵
多者五七萬少者亦不下二三萬比年以來鏖戰長征山
川險易靡不周知以經觀之其寧甘於束臂坐老歲月志
富貴而已哉以
主上英明統御有方懷服有道故皆雲從景附若今信使
交通相與報聘申畫疆理要結好事講睦修文數年之間
紆餘舒徐鎮壓解弛使其壯健衰猛厲弊干戈朽鈇鉞鈍
強雄之氣潛以消沮殺戮之運庶得少回貴朝祖宗仁愛

風澤亦得流諸華而濟諸人以引以翼傳之無窮則自陛
下始不然則事幾差繆威武再奮各得信其蘊隆講鷹梔
虎掣去突出際風飈之會起雲霄之志相與牽聯共為飄
颺北朝有事則南朝不能無事一塵河朔載波江淮則誰
復誰何聘而不報使而不入其等何惜第恐異日有以歸
曲而或傷累朝之仁累聖政之萬一也昔韓愈述破蔡之
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日之事其亦謂在陛下斷之
而已夫天為剛德人君體之剛故明明故不惑不惑故能
斷斷則天下大事無不行亦無不成天下恃之以安也牽
於多議優於不斷漢祚所以中衰天下亦因以亂也詩曰

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陛下聖學高明英偉夙著何待踈遠之臣之言哉某等自啓行南轅至于入國南北之事一無聞知其間變故已與初終錯迥不同兩朝之事朝夕之間變不可必一日則有一日之變一月則有一月之變某等之歲月有限兩朝之變故無窮以有限之歲月待無窮之變故某等何辜哉伏望陛下仁覆矜閱察其蝼蟻體太祖一仁之本原太宗一仁之涵養真宗一仁之要約仁宗一仁之風俗高宗一仁之命脈不限中表不爲鄙外不心乎南北心乎生民答主上之盛意允遺黎之俟望乘機趣會擴扶潛慝保合大

和使天下後世稱陛下之仁曰五十年之兵亂至是而止經等亦得因依末光守先世之弊廬溷沫太平感恩佩德死且不朽聘而不報使而不入因仍苟且遂成變故締和圖安反以稱亂陛下之仁不能及天下

主上之命不能達則經不能共職遂墮好事負君負國目怨自艾求以自責亦死且不朽如申命下吏昇一明命無庸此輩玷污壤土姑緩其死俾完守以歸使主上治其無才無術曠日淹久卒無有成之罪亦死且不朽自至境內已嘗致書于執政及制閫又因給賜上表陳謝因以陳情願惟經等之技之心亦已傾盡而猶未白也

故有申飾固陋罄竭悃赤剗劃肝肺觸忌冒諱天威不遠
顧豈敢有籍襲而或靳隱貴朝元老碩德如雲如林陛下
聰明神智幽遐罔蔽其處置云爲必大有以允當也何待
經言雖然言之重辭之復其間必有大善惡故春秋有屢
書載書聖人定書則夏之書四商之書十有七周之書三
十有二非故如是之少如是之多也君臣之間信則言簡
而略不信則言重而繁矧於二國之間風俗不同好使不
通信義不孚大兵之後而濟以言又闕塞頓阻不能成行
故鬱於中而有不能已焉者所以喋喋弊弊知其獲戾而
不顧也陽靈扇和伏願對時育物大庇生民允屬塵望經

等謹昧死載拜以聞

與宋國丞相書

經頓首載拜啓太師丞相國公閣下自嚙命造境授館儀
真累蒙燕勞敬佩至意近又傳宣撫問而加給賜不能隨
即裁謝是懼是惶經居燕趙之交在馬牛下風天淵海山
懸邈限越而於是時已聞執事之議風風灑灑從吏一時
私相告語以爲必相天子而底南北之平一日亦槩受其
賜及

主上踐祚經承乏使人則聞執事果膺登拜符救寧之幾
會隆平之運大允南北之望龐艾輝炳瑞日祥雲賁增天

光於是趨趨而喜而莫之勝也昔遼生聞相溫公乃敕邊
吏曰無或生事中國相司馬矣今執事為相而
主上適命輸平之使宛然翕合不無以司馬公之事業望
於執事也夫天之所以付畀於人不偶然也有是君則畀
是相有是相畀是事業人之所以荷天之畀亦不易也相
是君則行是事所以事天也政有所未立吾相矣吾當為
立也事有所未行吾相矣吾當為行也以至亂有所未弭
民有所未寧君子有所未用小人有所未去吾君之未遑
吾法之未備吾相矣吾其能已哉乃汲汲焉弊弊焉不敢
少有暇逸必去必行而後廢者舉缺者備弊者革然後取

古之人相君而未嘗格之君者舉而行之為一王法增益
前人之光而為日新之政則相業至矣事君盡矣事天謹
矣嘗以為周公相武王有未下車而行者有下車而行者
至於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奚為如是
之急哉一有所未行則民有所未靖也而或自暇自逸豈
先王相我後人日昃不食咸和萬民之意哉蓋亦不得已
也故溫公作相曾不幾年新法之未便舊典之當舉者更
易殆遍至於憂勞以終天下至今稱為賢相不敢以急遽
責去民之虐底民之寧當如是也切惟方今之勢禍天下
者兵福天下者和相君而宅人者當如何哉去其所禍就

其所福可也夫為禍福者在於北成禍福者在於南且如
北朝不肯休兵夫孰能止之雖南朝欲休而莫能休也南
朝欲和而北朝不從雖欲和而豈能和也哉故為之計者
北人好用兵因其欲止而止之鮮於和因其欲和而和之
則亂可弭而天下被其福也好用兵而激之以兵鮮於和
而拒而不和則亂無期已而天下被其禍也故曰為禍福
者在乎北成禍福者在乎南本朝與貴朝初無大故無故
而交兵者幾三十年未知孰主張是而使至此極也天哀
遺黎濟剝以復
主上踐祚下止兵之 詔發輸平之使導迎嘉貺去天下

之禍集天下之福適執事登拜于南是天贊之使大有以
成變茲福於無窮也以為貴朝几不及布庭不及灑僕等
有以獲道路稽遲之罪匍匐一拜啓鑰進書合兩朝之和
為一元之氣洋洋之幾波湊罪集措天下於萬世一時出
生民於萬死一生使天下後世稱之曰雖北朝仁愛之心
而成之者執事也由是以開惟新之務裨益相業翼明中
興而乃館留儀真淹易歲月宜急而緩實有所未解也自
陛辭入境南北之事一無所聞每與一二介佐自責自咎
無乃
主上舉之之失而未見也行之之速乃宜速也無乃僕等

委之之非而不知也命之之違而弗敢也何至於是也方
今之事莫大於此莫急於此而淹緩如是反而求之既不
在於

主上又不在於僕等不知孰為之而孰致之抑其天欲未
福於民而猶將以禍之也抑其為人階禍而不欲其福也
推明其故而莫之知也抑其不無望於執事抑亦不敢敵
于執事而敷心腹而自獻也其或是也與或非也惟執事
處也其使進見以達

主上之命而復書遣使以成其好固所望也其使進見復
書於僕等不遣使而命之回亦可也其不使進見具書遣

使俾與僕等即此俱回亦可也其不使進見不具書不遣
使命僕即此而回亦可也是豈執事欲為之或其事勢一
出於此有不得已者抑僕等嘗亦受教於君子固非生事
而交亂者也其即此而回則亦平心易氣告諸

主上以為貴朝與執事非故為此有不得已焉者方圖後
舉汲汲而至也

主上聖度優宏既先以禮夫豈增忿返以自違亦必恭已
而待矣第恐執事牽於多故念不及此僕等不能進不能
回而猶在於此方春疫起或有變故虛其望而失其期莫
能追悔僕等何恨第恐有以瑕類于相業也嗚呼僕等兵

亂之後束髮志學期於有用而行之也遭遇

主上樂賢下士即受弓旌之聘及其即位而有是命慨然而行如或籍賴脫民于兵而底于成使南北少見安治則執事之賜也竄跋顛踣水益深火益熱坐視天民之斃而莫之援所學所志卒無有用貽天下後世之非則僕之責也於執事何有哉切覘河朔自金亡之後碩士大老英偉之人流落殆盡而一二慙遺收緝殘墜致之

主上乃有今日其發詔命使之時莫不扶杖引領惻然沾涕曰不圖今日復見盛事更湏忍死以觀其成厭亂者則如是也後生晚進無科舉之羈束無學校之礪錯自其

童牝便習兵革其肯如是乎瑰岸突兀隱隱自負莫不自以為王猛高允崔浩蘇綽將自致霸王之略姑刮目視此以為進退也慰老成之望服英俊之心在茲舉矣執事必有以處之也積日累月久為茹突感於德度為一快吐惟亮其淹抑而加恕蚤賜區決焉有上大宋皇帝一書更望敷達以白塵悃未遂參覲惟冀惠時珍攝燮和元化光慰輿望至祝不宣

以爲僭故張溫使蜀未見而先抗表節芝使吳見拒而即
通書論者以爲得而不以爲失經等自到境上至於授館
如無沮遏即得成禮自視區區兵亂之餘糠粃土苴之學
將覲禮慕儀覘煌未見顧瞻之不暇安敢輒自振暴露短
於三百餘年文物禮樂之朝乎以爲疆場交兵幾三十年
宿憾蘊隆怒氣旁魄一旦欲使委餒銷鑠舒徐安緩而底之
平非大爲剖白則不能也於是弊弊纒纒忘其固陋不計
辭之工拙時之忌諱而枵然傾盡苟能解鄉閭之鬪則雖
被髮纓冠而亦往虎害可除則攘臂下車從爲士者之笑
果可濟人濡乘輿而不愧於無術也旣朝廷不得造執事

不得見制使不得接於是作爲表書關移公牒而皆不見
荅經等如是之無所靳汲汲切切而誠且盡而貴朝乃鄙
外不急置而不問如是之擯蔑也必議者之不察以爲此
輩不識時務大兵之後敢涉吾地而踵王楫潭浩之故計
必爾手拘之雖執事高明正大橫議之多不能無搖于中
而亦有意乎督過之也不然何錮滯淹抑之如是經等亦
頗受教於君子不畏義死不榮幸生夫豈一旦臨小利害
遽有所惜第恐傷貴朝積累之仁失遺黎僊蘇之望啓豪
傑覬覦之心種南北殺戮之禍中州遺士經營啓沃之勤
無所濟

主上兼愛好生屈已通好之美意無所成此所以重為之
惜懇懇灌灌猶以為言也夫天下之安危幾而已矣一失
猶可不可再也再失猶可不可復再也

主上自在潜邸貴朝奉使王元善等至朝廷所持書幣實
在

貴朝皇帝

主上以為國家用兵歲久議和通好此其時矣雖前朝事
今日猶可行也乃聘師儒魏璠王鶚以議之及于

先皇帝踐祚遂命送還貴朝奉使遣术速門等報聘以不
使入見歲月淹遠姦人藉以激怒於是有合州之役

主上每為咄嗟惜當時

主上方御西師南平大理不見處置使人之事向使

主上在

先帝左右必不至於是故生此厲階至今為梗是事幾一
失也歲戊午

主上行營至真定之北牛鎮謂經曰今師之出

皇帝所命也一日事定汝為吾使宋講信通好以安百姓
經拜手曰經不佞不能奉承 明命弭兵息民天地人神

之福也其何敢辭

主上曰一日便當行耳乃知

主上通好弭兵之心有素也及其渡江得合州凶聞乃議
班師令丞相趙公於鄂州東北隅萬人敵下與貴朝約言
曰如辭順便可許和退師而言者忽略不一竟不得底要
是事幾載失也雖然猶命緩攻退師喻蒙古漢軍諸帥曰
我今北定大事汝輩勿復攻擊總攝諸軍濱江駐劄無得
侵掠以俟後命遂乘駟而北不意蒙古漢軍諸帥不遵約
束攻城侵掠備極凶暴大傷和氣

主上既至開平受諸王推戴即下

詔於順天起經於病

中界之書命授以金虎符今奉使貴朝告登

寶位布弭兵息民意命經略史公賚

詔往江上諭

旨言有信使仍還江上兵適蒙古漢軍諸帥棄師北歸而
史公不得前

主上即欲治諸帥方命擅回之罪而值

即位大赦雖貸

而未釋也時經等已在路月餘既至東平而李行省連三
致書言近遣人於淮安報信使之至仍先奉書要結好爭
爲葉安撫所殺且聞毀都亭驛下 詔告喻誓不與北和
公等毋入不測也既而又令一幕官來邀令回經等以爲
主上美意有素今日甫行千載一時不可中止宋國禮義
之邦專務德化事循典則寧有不測苟盡吾誠以奉吾
君之仁迺續兩朝遺黎既絕之命其成與否繫之於天且

伏節即路之日百姓無不遮馬快覩至有涕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見盛事人情如此天意必從吾輩豈可懷私偷安半途而廢乃移文告諭沿邊守將不得無故興師搖蕩疆場西至雲南東傳于海鑄戒諄復重爲約勒遂自蘄宿至于五河貴朝果遷延不納一行介佐三節人員莫不請回經等以爲事至今日更爲少忍露宿爰舍泥飲糲食蚊蚋之與居狐狸之與伍枕虺籍蛇暴冒氛霧嘔泄並作瘡癘交攻而不憚也如是者三月及朱制幹秦通判相邀登舟乃拜表關廷移文邊鎮以爲順流東下便當成行而復泝流而西置之沙洲者一月儀真授館以來雖恩禮加厚坐

享饗牢而使人之事竟莫區處今復九月初謂本朝有故請回而不許及得蘄宿回文復無他故而又不放還如稽留我輩有益貴朝雖老死片天之下不以爲憾如其無益徒役人衆耗糜稟餼箝口束臂塊處株守面四壁而不聞無一人而與問事勢淹遠人情憚煩多言而必謂之躁催請而必謂之急不言而必謂之怒喟嘆自艾而必謂之怨積日累月必得罪於衆左右矣不能成事而反生事此焉是懼且木速門之事合州之役武昌之舉江上之師皆先朝之事非主上之所欲爲

主上之心經等所奉行前歲三月二十四日之事也迄
今乃復周歲其聞事勢與

國書所言 詔命所授必皆不同貴朝難以處置經等何
由入見惟執事加察曲爲聞奏即賜區處如信及經等成
禮遣使保於無虞兼以與靳宿文字已言貴朝具禮遣使
達之本朝矣如猶有疑必於難處放令歸國以爲後圖不
然則寢以生變進退不能李行者之言爲驗經等獨受窒
蔽迂闊之責事幾復再失之則南北永無好合之事天下
後世無復有爲生民橫身負任者

主上必謂汝輩嘗謂此事宜行今乃如是責其僞妄則皆
得罪中州遺士無復子遺是最可痛也事勢如此關繫重
大雖有雷霆之怒斧鉞之威必復再干瀆而不顧也久在
舍館從史下風塵聞執事之議善處大事能弭大變出御
藩方入總庶政始則有陶士行之敏而威名則過中則有
謝安石之賢而德度則優將以導迎和氣弘大信於天下
以成其終經等之事所以動天下之幾而莫有大焉者宜
乎執事之謹處之也束裝何擔拜書鶴立佇聆明命暑勇
方盛萬望對時珍育膺受厚福不宣

復與宋國丞相論本朝兵亂書

經頓首再拜啓太師丞相國公閣下久在舍館累塵清聽

知以數瀆獲戾而國家利害生民休戚如塞填梗不能自
制故不復計其煩疊若貴朝疑而不處僕等默而不言則
差池更端錯迕兩置日益背左睽離乖隔何時而已使人
之事當變故非常之時則竭盡忠赤力爲剖白開陳利害
萬折不衄職分然也豈箝口從諛以常自處靡靡碌碌坐
制於時其爲賤丈夫則非惟僕等之辱亦執事之所惡也
今日之事固知進退在於執事徙死在於執事使之榮使
之辱皆在於執事固惟所處也抑其有誤於執事者可靳
忍閉密從其誤而不辨乎非惟誤於執事顧亦誤於僕等
非惟誤於僕等顧亦誤於二國僕等之死徙進退之事小

二國之治亂安危之事大雖不見信尤當論列也昔孟軻
去齊三宿而後出畫韓文公三上書宰相豈去之不勇求
之太切乎君子濟世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豈有一不見
信則悻悻而去遂自棄絕哉僕等御命造境歲月淹遠言
之不爲不盡待之不爲不久初以李行省之事相訝今則
不復犯邊復以訛言變故相動今則萬安無事而猶不放
還無乃說者以西王之梗指擬爲辭將以僕等爲藉手之
具以之幸災觀變乎是所謂誤於執事者也夫貴朝億料
之見豈若僕等之親見間探不根之說豈若僕等之親說
說者必謂北方有故西王爭衡

主上之立有可議西王之勢反一興如此而稽留如此而待變如此而誤執事如此而誤兩國豈可不為之辨遂使卒有誤乎夫

主上之立固其所也

太母有與賢之意

先帝無立子之詔

主上雖在潜邸久符人望而又以親則尊以德則厚以功則大以理則順愛養中國寬仁愛人樂賢下士甚得夷夏之心有漢唐英主之風加以地廣衆盛將猛兵彊神斷威靈風蜚雷厲其為天下

主無疑也故屬籍之尊而賢者合丹大王

先帝之終率先推戴摩歌大王

主上庶弟也在諸王中英賢亞於

主上嘗處大事不動聲色

先帝臨終畀以後事先歸推戴塔察國王士馬精強嘗代

主上帥東諸侯亦先推戴倏烈大王總統西師奄征西海

鎮壓西域三十餘國

主上母弟也去中國三萬餘里亦遣使勸進言兄亡弟及

祖宗法也長兄既沒次兄當立兄若不立吾誰與歸

主上乃集大統應天人也即位之初首發信使通好貴

朝弭兵息民聘起諸儒更定制度則
賢主也不意一二懼罪不逞之徒糾合奴隸間離骨肉劫
立阿里不歌大王締起兵端拒命漠北以次則幼以事則
逆以衆則寡以地則偏兵食不足素無人望一時跳跟終
就擒滅夫開平去和林四千餘里彼所據之地又去和林
西北三千餘里在金鐵山外其極北則骨利幹等西南則
火石林牙諸回鶻也乃漢西突厥北偏地窮荒徼陰寒少
水草薄土瘠大抵皆沙石也其所從之人惟是西域近左
小小部族爲所脅制者如爲必死之寇并命衝突不過乎
闡瀚海窺河湟搖蕩遐裔而波斯外五大食安息等皆西

域強國與相犬牙亦足相制矧於倏烈大王統御西土其
容大肆僭倂縱使劫制其子詎肯以兄臣弟且其兵勢足
以自帝一方又詎肯以衆從寡以順從逆以疆從弱則彼
卒無所成無疑也今

主上旣以正立一時豪傑雲從景附全制本國奄有中夏
挾輔遼右白霄樂浪玄菟穢貊朝鮮面左燕雲常代控引
西夏秦隴吐蕃雲南則玉獨金甌未爲玷缺藩牆不冗根
本強固倍半於金源五倍於契丹縱彼小有侵軼則塔察
國王一旅足以平盪其餘三十餘王猶卷甲牧馬從容營
衛矧於中國諸侯如史如李如嚴如張如劉如汪等大者

五六萬小者不下二三萬虓將勁卒荏習兵革騎射馳突
視蒙古回鶻尤為猛鷲則前日北方之疆轉而為中國其
肯使蠹國害民之尤者復肆地豕彼雖死寇此亦死敵也
彼之崛強祇足以自斃而不足以為害明矣說者豈可便
小本朝謂秦無人以先遣使便謂怯弱拘留待變夫三百
餘年禮義之朝論議之多當如是乎且

先帝即位此輩挑亂起釁各肆窺窬
主上令發回王元善等因以修好此輩則故為沮壞以之
激怒致令

先帝有合州之役武昌之舉交廣之師南北生靈頓斃數

百萬

先帝既終意猶未已前歲二月復令脫里赤等大起蒙古
漢軍十丁內再起兩名以之西行部籍既定方行點數
主上乘駟禽縛即罷其後向使此輩

可量也初

主上未立中國無備之時此輩乘之先人奪人或因可入
今中國之備日修彼之力日憊宛轉頓斃寔以股削何所
從入第恐窘急奪命穿梓西偏地也而南一日或為貴朝
之憂則政當講信修睦通好合勢守衛中國計安元元貴
朝備施黔以西交趾以南塞黎雅之險增嘉定之戍本朝

備漠北河右瓜肅涼隴倏烈大王蟠亘西域扼其吭拊其背不能有爲則中國之禍庶幾乎息何乃羈持信使坐以觀變貴朝之策果安在乎昔朝

太祖陳吉思皇帝初并有諸部與汪罕連戰言者謂金源章宗曰彼之相攻中國之利他人之惱不在己家不爲之謀卒以失國本朝

烈祖脫鸞皇帝自金房穿出貴朝襄陽守臣以爲是將圖金何與於我不爲之拒四川荆襄隨以陷沒凡守經事而不知權忽也近幾而無遠慮鮮有不敗者且天下之勢如一人之身使心廣体胖丰容無故則可其爲安泰如一處

受病則舉身不寧焉有斷一臂去半身從其潰腐不爲砭熯謂未至腹心以爲無疾可乎使

主上萬安中國無事則貴朝可以安坐說者可以待變姑行讒慝以昧執事如天未悔禍萬一有梗南北牽連相與鴻洞貴朝豈能常如今日則說者之誤非爲觀變是自行變也故契丹之滅禍廷及於貴朝金源之滅禍復及於貴朝以及於今其可再令北方有故乎如其有故可以爲懼而不可以爲幸也故爲貴朝計者急於北復保合大和亟謀唇齒葺護藩籬修理邊防獎率將士却浮搖之議定堅凝之盟逐生事之人必力行爲無所藉惜南北兩朝庶底

安定僕等此言擬於面進既無入見之理亦無交際之期故規規反覆瀝血剝肝又至此極說者又必以為狂為愚一日或有驗則渠亦必復以為知言也切惟執事高明正大練達事幾慷慨服義必以為此惟說者之生事小智自私不與利害咸於頰舌恣為營惑指近利以為功引遠事以為證曲牽合以為辭知常而不知變見迹而不見理蔽俗而不知權或有誤於執事亦并誤於僕等惟加亮察幸甚幸甚

過 總管回降與賈丞相書

云云 自接納以來禮意隆茂以國事限越望崇地絕不能
屢通音敬惶愧惶愧然再更冬歲月深久累為祈請不見
區處未知何故之以而艱阻如是僕等奉承 明命通好
弭兵計安元元以入貴朝其進退可否則定於接納之初
邀之以入不使之出切惟貴朝必不其然貴朝三百餘年
仁政是行禮義為治不為馭雜之事純務王化以崇明信
豈於通好使人亦既接納無故而不使之見有故而不使
之還固為羈留不與明降大為擯蔑終於不遣如夏人之
拒命契丹之敗盟金源之仇敵使人之來貴朝處置逆則
益推之以恩悖則益加之以禮不校尤分曲天下莫不稱
貴朝之義至於本朝王楫之往反無成木連門等要以難

行之事貴朝皆置度外不重怒復怨禮而歸之天下莫不稱貴朝之仁豈獨於僕等而特有以異乎哉顧僕等之事非有大難處者如事体之不定變故之不虞橫潰之衝隔蘊畜之蠹壞徒重恩禮而誤於接納別有牽制而疑於發遣事至今日亦宜通情相告諸所藏蓋一皆開剖撤去藩籬掃平畦畝堂奧之深遠敝官府之洞達使僕等舌茹心服雖賜之鈇鉞亦含笑入地何用如是之重且難乎委如本朝有故至於分裂壞亂不能以國貴朝欲圖報復則下一明詔却還其使命將出師無施不可貴朝酌進退之禮僕等全所守而歸貴朝得義理之當僕等盡臣子之節

則於事體兩無虧損貴朝建極垂統保衛宗社維持人心忠臣義士節節山立以至於今名教之力也豈忍使僕等束臂兀坐失守喪節墮辱君命背棄名教則亦貴朝之

所惡夫復讎者不折莫干矢惟射者之發故交兵亦行其使使人通好必有何罪而拘留不遣至竟貴朝有可乘之幾又焉用僕等而為疣贅以相梗礙必本朝可與又焉用僕等淹遠歲月以稽好事至若貴朝長驅底定捷奏交馳版圖麋至則自貴朝事僕等亦當復命無遂留之理必本朝不幸果如貴朝所言復隍之變迄無所歸則僕等亦當壇帷致使三踊盡哭在我者盡而後事天待命必不偷生

因仍苟且以自穢縱使貴朝不以爲戮復何面目以見中
州遺士僕等之事止於是而已而日益昧沒湊無津涯反
復思惟蝟起百端繫天斟海都所未解而二年之間四壁
之外一無聞知塊處株守如幕上之燕釜中之魚凡諸文
移如石投水隻字片紙不與交關使之局脊無聊號呼宛
轉而卒莫之問生平之所躑躅初心之所焔焔一朝磨滅
晦蝕殆盡而竟無矜閔者則亦命焉耳國事稽遲而家不
能恤志力衰塞而親不能養未知何以獲戾而至此極既
言本朝兵亂再報異聞不接
國書却言入見事體違左必不可行今又坐待數月復反

回降引見之期亦無明降不能復自噤默故又一鳴激切
之罪有所不避初望執事而來不請於執事則將焉往執
事方隆相業遂底雍熙協贊中興巍然當國政爾駕馭英
賢慰允人望豈獨使不幸使人沈頓於此以傷和氣望賜
矜察斷爲區處即此發還終貴朝曠蕩之恩全僕等區區
之節幸甚幸甚惠風扇和萬望對時茂育膺受厚福光慰
輿望不宣

與賈丞相書

經頓首再拜啓太師丞相國公閣下一自授館屢易星歲
竟不獲瞻望輝光漫爲傾佇邇者牒請亦無回音不免再

爲干瀆經等之事本自易處數年之間不克進退是用喋喋以重速戾蓋不敢欺貴朝亦不敢負本朝復不敢自欺亦不敢欺天下後世以誤生靈終不見報且屢爲有司扞格必其陳說不合事體而徒致干聒是以歲月益遠變故益深睽離孤隔置而不問夫

主上之命使人而不忘經之奉命而不疑皆以素聞執事之議指擬而來以爲好事必成不知孰爲厲階至今爲梗一室之內旁薄抑塞顛連宛轉天所賦予已所固有平昔之負任及今之所奉行者沮撓銷鑠漸欲漸盡而復遭遇貴朝大故墮甑解瓦復無所望是天靳福社禍未欲天下

平治阻遏之極又重以此非惟貴朝之不幸其於使人尤大不幸嚮者事勢乖張今復氣數翻覆則經等安用仍在舍館執事方處伊周之任佐重光之命百官以聽四海仰成大聲轟礮正氣崛起阜興滯補弊革訛飭陋事有壅而必行釁有積而必葺理有暗而必燭勢有悖而必回蕩滌振厲烜赫一世咸與惟新經等之事旣久且廢屯艱亦極亦望賜一區處如本朝可與不替好事經雖不佞亦足付畀如其有故終於無成亦望縱遣以間館吏經等貪冒不識事幾以入貴朝同夫俘執固所甘心今旣數年新朝肆眚亦冀昭雪昔魏武之於關羽梁高祖之於賀樓勝孔明之

於徐庶皆謀臣猛將反覆去就知其無留意猶不固止矧
於通好使人斷無不歸之理而貴朝亦無終止之義區區
一介留之不足以爲益去之不足以爲損焉用耗糜糈守
幽閉嘆嗟以傷和氣曩時無故弼成阿衡亦在執事只今
有故轉幹剖決尤在執事執事爲之接納執事爲之區處
保省終全以禮進退則更生之賜皆執事之自出銘佩之
意求求不朽大簇布氣惟冀惠綏鈎履膺受厚福不宣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三十八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三十九

使宋文移

上宋主陳請歸國萬言書

大蒙古國信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等謹齋沐昧死再拜
上書于大宋皇帝闕下竊惟經愚鄙外使人信函未入大
顏未覩而不揆荒蕪輒重塵瀆惶懼經聞使人受命
不受辭銜命出疆無他事變兩君辭命之外固不容使人
私言銜命出疆遭遇事變則必造命使綸綍不致縮絕而
信義克著雖煩贅稠疊有不敢已焉者經自入境向使都
無閑塞以禮進退則經豈敢踰閑越制于君命之外復置

陔川文集卷之二十九
私言於二國之間哉由其以天下之至信獲天下之至疑以天下之至利蒙天下之至害本欲澤加於四海而乃禍叢於一身所以觸雷霆犯鈇鉞傾蠡於萬尋之底側管於九地之下撞寸蓬於洪鍾舉燭火於太陽覲天日之一見曖昧之一白也於是始踰年時即上書闕下不報復上書宰相又不報經愚魯昧不識忌諱以爲奉揚君命負任二國提挈希邈之幾輸納和平之美當不諱之朝遇聽言之主一有阻絕即依違顧望自同寒蟬輒遂噤默則懷姦辱命甚矣雖以爲愚且妄狂且惑不命之進退屏蔽其耳目儘其號呶而不聽從其狃狃而不顧而不少自沮撓益爲

刮磨剗肝瀝血盡智畢慮比飲以進至踈而爲至親至離而爲至合乃一表復表再表一書復書再書牒省院關制府陳說者非一一皆不報今旣綿歷四年荐更寒暑禍變外鑠中熱自焚抱臂蹙額氣息縷縷必漸以漸盡豈能捫舌以坐盡又當引領而快吐明天子賢宰相或一感悟昭降大命終成好事使之歸骨以見主上則銘佩之意死且不朽至於盡言取怒或賜死於館下則九原不敢憾夫天下之禍始於天下之不一自兩日並照海宇分裂各土其地各分其民事乎此者則遺乎彼謀於北者則不及南一元之氣散而北人被其害相與爭

奪并滅而公天下之義廢必有兼愛無私一視同仁之君
復有保合太和道濟天下之臣視彼猶此視北猶南撤天
下之藩籬破天下之畦町曠然一德克實無妄卓爾而立
而不惑斷然而處而不疑一以忠恕公普待天下天下雖
不一而其義固自一天下雖不合而其義自昭然而無間
也方乾坤破碎角立瓜剖而乃對面齊秦肝膽楚越弊弊
焉自營之不暇哉生人禍天下何時而已乎夫天下有定
理而無定勢聖人馭天下之大柄本夫理而審夫勢不執
于一不失于一而惟理是適是以舉而措之成天下之事
業以天下之至靜御天下之至動以天下之至常應天下

之至變以天下之至無爲而爲天下之至有爲勢莫能定
而理無不定推理而行握符持要以應夫勢天下無不定
也賈誼有言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審
者何審夫勢也定者何定夫理也取舍者何理勢之間也
見夫勢必求夫理輕重可否不相違戾而後權得而處之
定天下之大柄不去而行夫臨制之道故不以一己之勢
易天下之勢不以天下之勢易一己之勢不以已然之勢
累本然之勢不以當然之勢累未然之勢定于中審取舍
於外操存其理而曲盡其勢王者之事備矣夫一己之勢
如是而便利如是而遂樂而理有未安者寧違於己以徇

夫理是不以一己之勢易天下之勢也天下之勢如此而
可以有爲如此而可以得志而理有所不可者必反諸已
以求夫理是不以天下之勢易一己之勢也天下之事業
已如此屹然不可移也判然不可變也而理不可焉必棄
之而不為也是不以已然之勢累本然之勢也方今之勢
當如此也而一時則可異日則不可不為也是不以當然
之勢累未然之勢也如是則審勢求理無不盡矣故曰天
下有定理而無定勢也若夫聖人在位大一統以安天下
際海內外靡不臣屬有天下之全勢行天下之正道無復
有事矣不幸而紀綱衰微遂底頽敗則逆夫所以衰求夫

所以興此自一勢也脩而安之以復其初亦自一理也又
不幸而豪傑並起割裂河山相與爲敵莫能相尚此又一
勢也撫而安之各保其有此又一理也故大一統以安天
下三代漢唐及貴朝之盛時是也修而復之以安天下周
宣王漢世祖之時是也不能有天下之全而各安其所有
六朝五季之際是也南北並起中分天下以交際之道共
求安治貴朝中葉以後及今日之事是也不計夫勢之強
弱兵之勝負時之利病事之得失一之以和而本之以理
此貴朝之所以爲得也抑不知當今之勢其當然而理亦
當然耶當今之勢已然而理亦已然耶竊惟貴朝今日之

事有似乎狗夫勢而於可否之間有未盡夫理者貴朝自太祖受命建極落運創立規模一本諸理其取淮南平三叛滅唐蜀校其武功有不逮漢唐之初而革弊政弭兵兇弱藩鎮強京國意慮深遠貽厥孫謀有盛於漢唐之後者嘗以爲漢氏之治似乎夏李唐之治似乎高而貴朝享國之久則似夫周可以爲後三代然而貴朝國體則以正爲大國勢則以弱爲強而維持人心曼衍國脈鞏固疆理孱葺基圖則和平舒緩寬柔將就紀而不校不以力爭以惜兵愛民爲本故有夏后氏之質而不華有商人之敬而不肆有周人之文而不蕩有漢氏之公恕而不踈有李唐之

德義而不雜度德而處量力而用遂巡退遜保宥安全無赫赫甚大之名有皞皞治安之實致力於綱紀文物禮義不侈於甲兵土地人民不爲孟施舍之守氣而一以曾子之守約其勢常屈而其理常信故能祈天求命踵三代而軼漢唐是以聘契丹交金源待本朝不愛重幣厚禮而使者冠蓋相望於道使顯德之民增羨數倍雖靖康之難而資東南之富庶足以立國安疆徙都定鼎以及于今其勢益屈而其理益信或者亦嘗棄理而事勢矣圖惟未成而禍變輒至或者又嘗惡屈而求信矣勢或少信而禍變輒至一再有爲徒爲厲階至今爲梗一理之定必不可違一

時之勢必不可成者亦可見矣蓋自石氏失馭耶律氏入
汴天下便有南北之勢以周世宗之英武僅能取關南數
縣終不能復有燕雲太祖受禪則姑置北漢使藩翰契丹
席肉人之威遂平諸僭終不以燕雲爲事但畀邊將以權
使專制生殺捍禦疆場而已創業垂統保大定功卒安中
國始深見夫理而不拘夫勢此其所以聖也聖子神孫繼
繼承承世爲儀刑與之定盟至千金源信誓愈固是以南
北樂生幾三百年一理之定用之不盡而享之無窮者又
可見矣夫有天下者孰不欲九州四海奄有混一車同軌
書同文行同倫息貫革之射而包干戈以虎皮德著刑措

幽遐罔間端委垂衣而天下晏然穆清也哉理有所不能
勢有所必不可也亦安夫所遇之理而已必不悖理妄動
以自速咎故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不隘夫地惟篤夫
道安於所遇卒王有天下而大其世至於勾踐之棲會稽
高祖之王漢中文帝之卻走馬光武之閉玉關皆見理審
勢安於所遇得動靜之幾者也故能高提霸王之器應時
致治功烈著于時而名聲昭于後貴朝祖宗深見夫此持
勒控約不肯少易是以太祖開建大業國勢方張可以有
爲而不爲太宗丕承基統國勢益固可以有爲而不爲真
宗親卻大敵國勢益盛可以有爲而不爲仁宗治效浹洽

國勢益彊可以有爲而不爲神宗大有以革國勢益新可
以有爲而不爲高宗坐弭彊對國勢不蹙可以有爲而不
爲至德盛烈輶輶殷殷在人耳目皆有其勢而弗乘安於
理而不妄者也今乃或者欲於遷徙戰伐之極三百餘年
之後不爲扶持安全之計欲斷生民之餘命棄祖宗之良
法不以理以勢不以守以戰不以和以惡以一己之勢易
天下之勢收竒功取幸勝爲詭遇之舉見手末之瑣屑忘
肩背之擁腫輕泰山而重鴻毛不亦誤乎伏惟陛下之與
本朝初欲復前代故事遣使內交越國萬里徑達一脈天
地人神皆知陛下之仁計安生民之意而氣數未合兵鋒

捨攘小人交亂事體不一雖行李往來徒費道路迄無成
命非兩朝之不幸生民之不幸也有繼好之使而無止戈
之君有講信之名而無修睦之實有報聘之命而無渝平
之約是以籍籍紛紛不足以明信而適足以長亂至渝合
交廣之役而禍亂極矣天祚明德而有

主上轉斗極之氣透永天之春蘊降仁惠以福天下自爲
諸王聖敬日躋即有濟世之心弭兵之意蟠見藩服延致
儒生訪以治道議和止殺期於必行於是語經於沙陀命
經於常山約言於武昌畀書於開平下詔於江上
即位之初過以相與惟恐不及聖度優宏尤爲慈愛樂聞

善道篤於濟衆有魏文孝之賢周武帝之義金世宗之純極其至則三代名君不是過也不知貴朝何故之以而接納其使拘於邊郡蔽幕蒙覆不使進退一報兵亂告之以無所歸再報異聞扼之使不能處山東之事本不相干以爲款兵及其降附底裏進見則又擯而不問累爲文移儘自陳說而皆不報一室之內顛連宛轉不覩天日綿歷數年

主上何罪經等亦何罪而窘逼至是耶夫重兵鋒以相圍者先朝之事也伺釁隙而生事者疆場之吏也推兼愛以弭兵者

主上之心也委身命以奉行者經等之義也必貴朝欲以曩時之事行之於今以爲

主上不當通好經等不當妄來始至境上卻之可也誤於接納逐之可也欲加之罪戮之可也邊將犯邊指爲款兵徇而後戮可也必欲錮滯窮蹙使之皇感自裁不知其罪且有君命亦自不敢也伏惟陛下聖德天縱造道立極存神過化銷鑠大變在位今四十年享國之永與高周聖王貴朝祖宗並世比隆將使萬物各得其所豈獨於通好使人使至此極乎經等之來一自入境貴朝即有定處况復耆英滿朝俊德在列宰弼陪貳謀之不爲不深臺諫侍從

議之不爲不熟學館髦異貢之不爲不多邊閫將帥察之
不爲不精交際之道故典具在上下井井條綱不紊總萃
如一觀本朝之盛衰視本朝之虛實體本朝之強弱酌本
朝之可否則經等之事爛乎其視亦易處也而乃置之舍
館數年不問或者必以爲本朝兵亂有隙可乘小信未孚
不足與錄敵有釁不可失也彼之相攻吾之幸也大變之
後是吾大利之日也必有范山語楚子之言以爲晉君不
在諸侯而北方可圖祖逖誓江之志擊楫中流以爲中原
可定桓温進取之計洒掃山陵以爲函夏可有王玄謨北
伐之說從入橫出以爲君胥可封天方佑吾吾可有爲進

據山東則河朔可圖撤出關南則燕雲可復直扼天塹則
故京可收沂江而上則兩川可舉以貴朝積累之盛蓄養
生聚三百餘年恢復故疆固所當爲辨此一事儘有餘力
固宜不藉使人鼓行而前以爲大舉然而大河南北秦隴
東西海岱表裏名城數百縱使本朝有故委而不問諸鎮
侯伯亦未易取中間或有魏大武欽戍之計縱令入境一
旦抄騎百千爲羣則或者之論適足以病國不足以有成
其次則不過乘其有故奪據要害必守之地進取必取之
地方其有釁焉問使人闖隙攻瑕冒利以進縱使得一城
取一寨未能償數世之所失而徒棄二國之明信墮壞禮

義之國體結起邊釁以爲背脅疽根則或者之論又足以病國而不足以有成明矣蓋惟計天下之勢而不計天下之理故也若燕雲可復則太祖復之矣舊京可圖則高宗圖之矣淮北可取則寧宗取之矣山東可收則陛下之收矣又豈直俟今日之有隙而後乘之耶蓋非不能也勢不可也非惟勢不可也而理固不可也是以祖宗知理之然寧失之弱而不爲強寧失之守而不爲戰寧失之棄而不爲取不以地以道不以力以德撫有人民奉安宗祧至于今而烈烈也故凡天下之事無有出於理之外者以理而觀得失自見也以理而處勝負自知也以理而行通塞自

見也苟不計夫一定之理而求夫不定之勢欲以一己之勢而易天下之勢天下之勢卒不可易而一己之勢自窮未有不貽禍於天下者故熙豐之間有意於強國矣而卒莫能強新法之弊遂至黨人之禍宣政之間有意於恢復矣百年之力漫費於燕山之空府而因致復隍之變開禧之間有意於進取矣而隨得隨失反致淮南之師端平之間再事夫收復矣而徒弊師徒漫爲拾漕遂失蜀漢是皆貴朝之事且陛下所親見者旁薄橫潰至於今日以陛下之德勝卒自解弛委餒而去又可復有爲耶而議者不規夫古之理惟徇夫今之勢不懼夫遠禍惟嗜夫近利但顧

一已一時之事不顧天下後世之事此經所以昧死強僭
必言之而不靳也苟惟徇天下之勢不規天下之理則又
必謂遼金夏人吾見其滅彼今有故氣數可測妄如貴朝
所報本朝兵亂異聞等事一皆不妄豈宜遽以為玩本朝
立國根據綿絡包括海宇未易搖蕩

太祖皇帝倡義漠北一舉而取燕遼再舉而取河朔又再
舉而滅西夏遂乃招拾秦雍傾覆汴蔡穿徹巴蜀繞出大
理東西北皆際海而南際江淮且自周漢以來雄肆勁猛
瞰臨中國况又如是之大且強乎而其風俗淳厚禁網疎
略號令簡肅是以夷夏之人皆盡死力委如所報豈能一

向即無

君主有中國以來纔四十餘年豈能一向便至淪棄金源
氏既失燕秦又棄河朔限河以國僅有河南一道猶作一
龜茲貴朝不與之絕者殆二十年本朝縱有一時之變豈
可遽為輕蔑而遂不與乎無金源氏之世雖有金源氏倍
半之勢殆亦未可輕也况復禍亂之際天所以開聖人也
至如所報本朝骨肉睽闕諸侯背叛則或有之以

主上之仁聖必能享國而文致太平豈能遽至是耶夫一
時之禍亂天所以啓

主上也日將旦則必有陰沴之翳龍將飛則必有雲雷之

鬱將底於極治則必厭以大難乾坤而後必繫以屯屯而後終之以履萬物各由其道而後繫之以泰也故晉有里丕之難而文公以興齊有無知之難而威公以霸夏有澆羿而少康以王周有管蔡而成康以治諸呂所以啓文帝巢噫所以啓太宗豈獨至於

主上使即不幸於禍亂之間乎是無天也至如所報非惟本朝之不幸抑亦貴朝之不幸也

主上萬安必能弭兵遂成好事使南北之民免殺戮之禍而共躋仁壽不然則戰爭方始而貴朝可憂矣事至今日貴朝不再爲報前日之事未可必也則宜汲汲遑遑以應

主上美意講信修睦計安元元而乃仍自置而不問實有所未解者抑天未厭亂將由是以締起兵端耶抑由是以別有所蘊蓄耶抑其間有主張是者必不使之成耶皆不可得而知也竊嘗思之本朝用兵四十餘年亦休息之時也天畀仁聖而有

主上亦治平之世也貴朝受兵三十餘年亦厭苦之時也保有天命而有陛下亦非生事之君也即位之初先遣信使輸平繼好弭兵息民置之舍館綿歷歲月久益不問此尤所未解者抑其間有不得已焉者耶抑得已而有故欲不已者耶抑天未許二國之成故令梗踣隔越耶何昧

昧如是也必或者之論以爲其勢可乘而不顧夫理有以
惑陛下者夫南北之勢一定之勢也南之不能有益于北一
定之理也理之所在非人力之所能強又非一時之勢可
以軋蓋本然不易之道也天下之勢始於北而終於南一
氣之運建於子而屈於午動本於靜陽本於陰日北至而
陽生南至而陰生屈者信之本也死者生之原也所以死
而不厭而爲北方之強寬柔以教則南方之強也故凡立
國者莫不自北而南也是以周自戎狄遷豳去豳國岐而
都豐鎬至於成周則極矣平王東遷於是不能復古蓋自
西北而入于東南也秦人自汧渭霸關中并六國最後滅

楚亦自西北而始也漢自關中取韓魏梁趙蹙項氏於彭
城亦自西北而至於東南也至世祖都洛而漢氏極矣昭
烈入蜀輔以孔明之英賢關張之忠勇仗義復漢攻樊城
震許都屢出岐山久駐渭濱終不能有關洛一郡孫氏立
國江東據三州以虎視天下有陸遜之沉鷲呂蒙之謀畫
出濡須下皖口攻合肥以戰為守終不能得淮北一民元
帝渡江有王導之懿陶侃溫嶠謝安之賢亦嘗經略中原
取河南入關中出彭城勝淝水而山桑代陂枋頭折敗相
繼終不能救江沱日車之側當是之時蔡謨之言義之之
論最為見理審勢而竟不見用宋武帝舉江淮之衆平廣

固滅姚秦入長安其勢甚張竟不敢登大河北岸而其所
得棄不旋踵文帝以元嘉之盛欲恢復河南兩為大舉到
彥之敗還而王玄謨退走遂使代馬飲江建康震駭兩淮
郡縣赤地無餘春燕來歸巢於林木至於齊梁出入於彭
城懸瓠之間爭奪於雍豫青兗之地錯迕紛拂殆無寧歲
陳慶之乘魏之亂而納元顥未幾而狼狽以歸梁武帝以
妖夢之故思中原牧伯之朝卒自貽侯景之禍祇為揭其
本根而以之召亂是數朝數君者夫豈不欲帝中華而奄
北海哉理不可也見夫勢而不見夫理歎以東南之衆爭
衡於西北頓擲人命違易天常是以卒不能有成而自致

折敗也夫終南劔門在乎西長淮大江在乎東首尾相呼
重險相蔽而天地之形勢定所以隔區宇而限南北也且
其土風不同材技不一河朔之人豪勁猛厲長於騎射善
於馳逐而重厚耐久故能去國而遠鬪江淮之人剽勇輕
疾長於舟楫利於速戰上岸殺敵洗脚入船故能馮險而
善守四海混同南北為一則都無所用苟為分裂各恃所
長好聘不通則宰相折并康節有云自北而南則治自南
而北則亂蓋其氣數使之然也如此則南北之理天下之
勢灼然見矣伏惟貴朝肇基王跡則自夫燕趙之交一時
將相皆幽薊常山之豪傑二祖功德則著於淮南受命啓

土則始於汴宋是亦自北而南也既正皇極平唐蜀滅楚漢自江南至於嶺南則又自北而南也江淮之間至於閩越戶口滋殖十百諸夏文物學校盛於上國亦氣數使然應夫萬物相見南方之卦所以開後王而有今日也是亦自北而南也是以太祖不取燕雲貞宗不戰澶魏仁宗不伐靈夏高宗不絕金源義理之疆巍巍蕩蕩所以不害其繼三代踰漢唐致治享國之美禮樂文物之盛仁愛忠厚之俗直壯克己之道公普便利之澤正大高明之域結人心固天命非晉宋六朝偏駁雜亂敢望其萬分之一者也蓋祖宗神聖創業垂統深見夫理爲一定規模使子孫世

守不敢少有變更踰越一或違之則禍敗輒至是以大本一定基緒延遠對越上帝光臨大寶至於三百餘年有漢氏之中微而無漢氏之大亂有李唐之中微而無李唐之大亂漢氏之有天下四百餘年而唐有天下者幾三百年自三代以來享國之久不是過也而貴朝則近踰於唐遠幾於漢漢氏則大綱舉而細目踈故其弊則禍起於外戚而國竊於大臣李唐則細目舉而大綱頽靡故其弊則禍起於衽席而位移於藩國貴朝則大綱正而不頽細目舉而不紊漢唐之所以致亂者一皆無之而或有漢唐之中微者何也祖宗交鄰之義有時而違之也小違之則小變

大遠之則大變又大遠之則其變有不可勝言者所以有
遷國遠難之事不能全有中華校其國勢則反有不及漢
唐者且承五季之後元氣盡蝕契丹西夏已據西北二邊
故其國勢頗弱祖宗神聖而能安靖不致力於兵而致力
於禮屈已交鄰計安由復故能以弱為強語地語兵則不
及漢唐曰禮曰義則大有以過之故講信脩睦弭兵安民
不以力為強弱以禮為強弱者貴朝三百年之命脉也推
而行之不使壅底以玉帛為干戈以使人為將帥行李往
來不動聲氣二國之間迭為賓主其所役不過數十人所
費不過一州之賦一郡之貢而天下帖然是以祖宗以來

紆餘委曲略其細故而存其大體脩飭明信而不敢墜也
非惟其勢當然而理固當然也故凡有天下者必有所事
與基圖並立而為一國之盛衰使為國者業業焉持之而
不敢失也奉之而不敢違也脩之而不敢怠也其隆平安
治則自夫其事之得亂略陷危則自夫其事之失必由之
而莫能去為天下者必謹之而不敢忽也三代以來可以
喻貴朝者漢唐而已維其為治則不同而其享國則相類
經所以援擬之而不置也夫母后外戚宦官大臣二漢之
事也文武昭宣能謹之是以不能為禍元成桓靈不能謹
是以受其禍而莫能遠也官闈藩鎮李唐之事也自官闈

有故而入于藩鎮相因而然也天皇以來或謹其始而不
謹其終或始終俱不能謹是以病國家禍生人而莫能已
也貴朝之建國也家法之美統體之正治內者甚備御下
者甚嚴唐末五季之弊一皆革之純乎其一王也故母后
之聖號為女中堯舜而外戚不與政宦官不典兵而不殺
大臣此又漢唐之所不敢望與三代可以比隆者也而其
所事則在於邦交之一事關國體繫民命本盛衰乃漢唐
之所無而貴朝所獨有是以祖宗以來曲意勉強要結好
援歛戢國勢維持國體不與校量圖惟安靜與其忿然而
舉萬衆曷若藹然而馳一介一以和議邦交為國此貴朝

之事也夫邦交之事非惟貴朝振古以然至貴朝而後盛
爾經按小雅鹿鳴之三遣使勞使則使人之事前乎此已
有矣又按周官大行人時聘問問歸服致禮是天子所以
交諸侯也諸侯間於王事則相聘相朝是諸侯所以交諸
侯也周室之衰齊楚秦晉始大行人之事始重申其辭命
致其曲直邦之安危師之利鈍皆繫焉是列國所以交列
國也至於六國締從連衡奉毛遂之盤進田文之幣合沓
蘇秦之車騎搖撼張儀之脣脰而列國之交極矣至乎漢
氏遣使四出陸賈唐蒙張騫蘇武遠至數萬里又至十餘
年中國所以交外國也至于蜀漢吳魏各據一面自帝一

方兵之勝負則繫乎交之離合故其使人往來皆腹心大
臣孔明魯肅鄧芝張溫等皆一時之傑故漢吳一合而勝
赤壁漢吳再合而取漢中吳魏一合而取荊州吳魏再合
而勝統亭當是之時行人之事益重是敵國所以交敵國
也至劉宋元魏裂天下為南北行人往來兵亦不已沈範
吉常李彪周邵徐陵庾信等紛紜參錯歷七代二百餘年
而離合不一大抵合則俱安離則俱危合則生民受福離
則生民被禍至于李唐始舉義師首命劉文静使突厥及
其季年內交藩國外聘諸夷疊疊幡幡莫適所定卒債以
亡至于五季中國微弱耶律氏起於松漠而復有南北之

勢自朱氏篡逆袍笏梅老來聘而高頴報之南北之交始
通晉高祖受其冠帶而事之甚謹南北之勢始定至貴朝
啓運刻平諸僭有沛然混一之勢乃置燕雲而不取一再
傳後遂肆憑陵貞宗不免親屈萬乘以幸澶淵寇準高瓊
相與戮力以卻大敵而聖慮深遠不為從綏之計遂與定
盟懼之以天威臨之以大信餽之以重幣示之以明約而
南北之交始定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數十年其
後盟約浸弛再侵河朔仁宗則又屈已信義而富弼遂能
負荷復再定盟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百餘年至
于宣政盟約遂壞靖康之末因棄都邑高宗南幸墮讎崇

好遂安金源再定盟誓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又
數十年而海陵克曹安為大舉以瀆明神而貫盈自斃高
宗猶示火信不為追奔遂與金世宗定盟好聘往來甲兵
不試安天下者又數十年生事之人妄啓邊釁而寧宗增
修德政復與章宗定盟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又
數十年由是觀之以交鄰為國而能計安天下者莫盛於
貴朝也故曰以和議邦交為國者貴朝之事也天子之所
持守大臣之所輔相百僚之所論議以為社稷之大經者
惟此而已至於本朝適與陛下相當而陛下使命不一卒
無有成蓋本朝方極兵威奄征方國而天未厭亂每為差

池是以陛下之聖意才能達祖宗之成規不能合生民之
命莫與救藥大和之氣將遂殄絕天地設位必有對待陛
下有此意則

主上啓此心蓋其氣數亦當然也契丹與貴朝定盟亦數
世數十年之後也金源與貴朝定盟亦數世數十年之後
也今

主上之世數年數亦金源氏之世數年數也大定明昌之
盛將復見於今 即位之初先遣信使翰平繼好弭兵息
民而貴朝置之舍館綿歷數歲儘自陳說擯而不問故經
反復思惟以為必有橫議之人將以弊貴朝誤陛下者必

爲此事於經何有於本朝何有妨經何事害本朝何事所
惜者貴朝之國體陛下之盛德也此事必行經不過失一
身本朝不過失一臣大倉耗一粒滄海揚一波鄧林飄一
葉泰山落一石國於何損至若貴朝所舉皆中圖惟皆獲
返舊京奄山東取河朔平關中剗白溝之界上盧龍之塞
而本朝亦不失故物若爲之而不成圖之而不獲復欲洗
兵江水掛甲淮壩而遂無事殆恐不能一有所失則不旣
大矣乎且貴朝光有天下三百有餘年矣盛治洋溢大蒙
崇極方當白日之正中不趣羲和之馭可也將安將樂恬
處易守不自搖動可也不棄其輔負于其輻以固皇輿可

也經聞貴朝廣西帥臣以交趾之變有言曰國家紀綱正
君臣和百姓安若其有故天亂宋也宋不亂宋經每爲稱
道蓋有國者不畏夫有亂畏夫自致其亂自致其亂則人
也橫逆而來則天也天欲亂人之國其如彼何哉盡其在
我者而已已無所致都所不計也已自致之覆亂不暇也
經嘗以爲養生之術足以爲壽國之道人之一身制嗜欲
者心志也固筋骸者血氣也爲資養者飲食也爲節宣者
起居也故起居以時飲食以節血氣周流無有墊隘心志
安疆無有沮撓則一身安而可以有爲矣在童穉時則致
夫童穉之事壯浪之時則致夫壯浪之事耆艾之時則致

夫耆艾之事矯揉於顛蒙之際騁驚於方剛之年存養於耆艾之日以引以佚則可以延出年數之表而無札瘥夭折之患苟怠忽恣肆不知理身之道拂其心志勞其血氣飲食不以節起居不以時誑幼子以不常賈餘勇於中年肆侈哆於衰暮往往損其天年自致中下之壽故省事者養生之本生事者傷生之源由釋以壯由壯以衰由衰以老由老以盡理勢然也少不為壯者之事老不為少者之事亦理勢然也善養生者循夫理而已夫為國者亦然啓基圖者道也結人心者義也維持統體者紀綱也培植本根者風俗也創業之時則為創業之事守成之時則為守

成之事寢明寢昌之時則為寢明寢昌之事寢微寢弱之時則為寢微寢弱之事闢國創制於建極之初張皇崇飭於盛明之日擁衛固護於微弱之時亦猶人之一身相其年數而時其所為老不為壯而釋不為老故其取以治治以安安以久強不為弱弱不為強亦本然之理也都無所逆而一順夫理則世卜可踰祚胤可永而無覆敗自絕之禍矣苟失道廢義為於不可為之時可為之時而不為禍敗之事咸其自取可以盛大蕃昌傳世永久而自致傾覆亦理勢然也故周過其曆秦不及期善為國者亦循夫理而已伏惟貴朝道盛德至無疆惟休累聖奕葉瓜瓞綿綿

昭宣重光賁若草木然而以理而推傳世歷年既盛且遠
殆如麗厚耆艾之人精通事變練歷多故義理之強混涵
亢矯精神折衝久而益壯然而血氣則衰矣政爾具膏梁
奉酒醴供藥餌湛靜簡默深居高拱以壽國脉而固天命
之時也或者乃欲添足于蛇置魚于木委棄廟筭經營野
謀進庶頗之米肉觀馬援之矍鑠獎厲充國牽率陶侃與
新進少年力競一時雖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之萬全坐
勝應時居易不既背馳左顧有以誤天下國家乎夫往歲
交廣之師渝合之變武昌之役是天所以大警于貴朝深
眷于陛下也備禦嘗踈缺矣因是而申治精緻圖惟嘗簡

緩矣因是而密勿深切玩易者因是而畏難恣肆者因是
而斂戢怠者激之而於是乎悚以壯懦者逼之而於是乎
強以力如器之方弊且漏因是而湘濯釘錮如事過之後
不爲生事以求夫異要結好援蔽之以信蘇潤瘡痍鎮之
以靜閉關息商以待元氣之復求吾之所以未備者於內
不求夫所以不當爲者於外本夫理而不徇夫勢則景定
之元乃建隆之初也周漢晉唐之中興者再貴朝則至是
而三也詩所謂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者不止於文王復見
於陛下而或者乃徇夫一己之勢徂于一時之利不忌天
之所警欲於大變之後抵巇投罅拘滯使人而別作爲舉

祖宗三百年之成烈再為博者之一擲遂以干戈易玉帛
殺戮易民命戰爭易禮義苟得志焉而都所不恤果能必
無誤乎貴朝有國以來鄰並之間得失之故不為不多矣
利病可否不為不熟矣勢之當然而理之本然不為不久
矣不待監之他人皆可自監也國步萬折一安一危至于
今日而復可為是耶陛下聰明睿智彰往察來周乎萬物
而不過濟於天下而不遺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得聖
人之時顧豈從此以危二國蓋有不得已焉者誕妄迂踈
之輩徼功生事之徒偷貳苟且之人自用恬亂之士蝟起
橫議相與沮撓經等如鹿眾為犄角雖天子仁聖宰相賢

明鑠金之言不可奪也誕妄迂踈者則無有遠慮不識時
務敢為大言高論視天下之事皆不足為自以為子房孔
明復出也翹然自喜惟欲多事已不能持寸刃惡人之不
復讐已不能取尺土惡人之不恢復笑夫登牀告病而勇
於背城借一聞其歆和則忿然而怒即指為秦檜之流必
為之梗沮而使之不行徼功生事者則不知國家長久之
利惟以爵賞為志今日一戰可以進某階明日一出可以
撥某職是以以敗為勝以怯為勇不用其所長振暴其所
短幸而俘獲則列土首虜多張其數不幸而一債委地使
生靈肝腦盈野塗城則恬不為怪若已無所與聞其欲和

則曰卷甲休兵置吾徒於何地必爲之梗沮而使之不行
偷貳苟且者則脂膏阿遠不與負荷固陋管寵惟恐其失
幸得且爾儘自遷延有少利害輒遽推避或以爲當和則
曰姑爲接納其使或以爲當戰則曰姑爲命將出師至於
兩相背戾則曰姑兩瘞置稽誤日深畏難日重則惟恐陛
下聞知而益爲緘錮必爲之梗沮而使之不行自用估亂
者則喜同惡異樂爲徼倖其等之來倡義拘留始焉觀變
中則待變旣而一切差池而無以應變則曰事勢若此與
之絕亦戰與之和亦戰執其使無以已其兵而終當與之
戰始可以和不爲之應自致其禍而歸咎於人再起兵

端不自悔悞棄疾於某益爲誣染必爲之梗沮而使之不
行是特橫議相與沮撓者而已二國之間誤國欺君又有
甚者焉彼間探造鑿之人反復姦宄之徒是也夫間探造
鑿之人大抵皆爲弱彼強此之說以取容悅又惡知夫國
家利害生民休戚哉必曰彼方有故彼必亂彼骨肉必離
彼臣子必叛彼民思吾君彼必慕吾化彼之輸平也偽彼
之命使也許彼畏吾而爲是彼款兵而爲是彼不足與吾
可折箠長驅而取之矣聞之者必喜而必信夫反覆姦宄
之徒尤所以誤二國而深禍本也或得罪於北而追死於
南或得罪於南而追死於北一旦乘幾投會蔽匿以進而

重爲交亂懷鬼域之計扇迎合之辭苟可以得志而無所
不爲竒發陰中巧爲營惑與夫所謂誕妄迂踈徼功生事
偷貳苟且自用恬亂間探造鑿者焰焰而颺煽哄應而翕
合前者倡于而後者和喁其勢可以回天轉極挂南斗於
天山潑湖湘於瀚海決江漢之波以洗濯天下雖陛下神
聖特立獨行斷然不惑亦未能有以卻彼經所謂然彼則
以爲不然某方及復其辭以自明彼則倍蓰其誣以必壞
所以誤某之事至於今日譎張爲幻皆此輩也彼誕妄者
大言惑上撥撫仕擅榮耀而自肆矣徼功者積勞累多位
上將縮侯印而自得矣偷且者容身苟簡遠得失持兩端

而自便矣自用者文過重怒肆強執安殘忍而自若矣造
鑿者取重賞獲厚祿而自營矣姦宄者戰羽翼俟風颺而
自熹矣四海之內被無窮之禍者兵民也二國之間蒙迤
邐之難者某等也九重之內貽社稷之憂者陛下也抑將
終從彼之言而必爲乎抑亦將采芻蕘之論舍彼而從此
乎昔富鄭公奉使契丹謂契丹主曰和則利歸國家福及
百姓不和則利歸將帥而禍於國家契丹主大悟於是定
盟蓋理到之言不得不從也貴朝祖宗良法美意一主于
和維持宗社以及于今豈可行之外國而不行之本國使
此輩一時得志快意以害二國而種無窮之憂哉此其所

以誤陛下之甚者也非惟誤之於陛下而又誤之於經等
非惟誤之於天下而又誤之於後世經所以熟數亟論而
莫能已也經本布衣教授保塞

主上聘起問以治道即以議和止殺為請其後對揚之間
敷陳不一是以即位之初先遣信使即命經行入境以
來綿歷四年凡有蘊蓄無不傾盡經實何人敢如此過涉
猛浪與人家國事蓋不敢欺天不敢欺君不敢誤國家不
敢誤天下後世已然之事則既備言矣未然之事亦既先
言矣將然之事亦既亟言矣本朝之事無不盡言也貴朝
之事無不僭言也兩朝之事無不並言也先朝之事無不

兼言也推本一世之利害究竟萬世之利害無不欲貢之
貴朝以成好事也抑之而其氣愈厲挫之而其志愈堅闕
之而其辭愈切經之所以不負於國而忠於

君者惟此焉在經等今日之事止是告登

寶位布弭兵息民意其餘無他蔽匿必貴朝以為不可必
不能從何用置經於此下一明詔數其好事難成之故梗
礙牽制之由稽留使人不為無故或別有蓋藏之跡明白
指陳使天下四海知本朝之所以命使臣而欺貴朝貴朝
之所以留使人而責本朝至若貴朝所報本朝兵亂異聞
等事一皆不妄今皆數年長淮以北一切事勢必皆非曩

時通好使人亦宜區處或貴朝終於疑阻已別遣使無用
經等亦宜賜一明降或欲與本朝校量疇昔必決勝負一
主于戰通好使人尤為無用而乃仍自拘留擯而不問陳
說不答表請不報差官不從告歸不許堯天長日寢以銷
鑠必自斃館下經等之辱固自遺臭通好使人至於如此
亦非貴朝美事所以惶惑無聊而又致夫此也墜乎千仞
之下仰天而呼高下疾徐都所不知過之者睨而不視聞
之者掩耳而走彼橫議反覆之徒必又瞰臨而下石惟恐
其不忠也區區使人不足忌惡陷誤至今而猶不已必使
之死而不出二國之民靡有孑遺然後為快也夫天下之

大忌必出於所不忌但恐貴朝之事不在於好生之君講
信之臣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有意慮之所不及者伏望陛
下奮乾剛操獨斷以大禹之智行其所無事體

主上之本心閱經等之愚昧本夫理而不徇夫勢以天下
為度以生民為念卻夫橫議生事反覆誤國之言用夫祖
宗導迎和氣愛利之道昇經以二國之事使經展布四體
披露一心有以不負陛下者今氣數將周甲子改元政二
國延續惟新之日也雖誤之於始不誤之於終

主上行之於北陛下成之於南經等數年之戚一旦得信
則事體仍在釁雖積而可消兵雖交而可弭億萬之姓名

可存挽回元氣春動諸華天地人神之福也觸忤聖聽不
勝戰懼之至秋律西成伏願對時育物大庇生民允屬塵
望使臣郝經等昧死載拜上大宋皇帝闕下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三十九

陵川郝先生文集後序

詩有韻語易亦有韻語春秋叙事書亦
爲叙事春秋褒貶甚嚴禹貢義例尤密
爰彖章什之協比其音者又明良喜起
之濫觴者也人言六經無文法者非也
六經爲學者之日用飲食然自後世之
以辭章爲文者視先秦西京已邈乎不
可及是故唐之初陳子昂變六朝纖靡

而爲唐之文宗之初歐陽永叔變五代
軋茁而爲宋之文雖若闊畧於道德仁
義然於洗腐理弊之功爲不賞矣宋之
季與金源氏競以明經爲文其弊至于
附會蔓衍弊極必變則挽淳風而古之
明良亦繫乎其時與其人哉欽惟

皇元以神武開國聲應氣求功能咸奮時
則有若陵川夫子郝文忠公以雄文雅

望爲中外所仰其於五帝三王之事業
口之不置方劇論時四座傾屬公亦無
所推讓會有使宋之行館留之累歲歲
月閑永寤經修史之暇遂得肆力爲文
韻語則有賦頌歌行古律詩箴贊敘事
則有狀疏序說記誌論議蓋多儀真館
中之筆也長江大河其思也移鼎拔山
其力也龍光牛斗其氣也武庫之隨

取隨足也此愚所謂其時其人也武功
載定文教鼎興遄欲大用而公逝矣當
時及門壽俊護襲遺藁迄今餘五十年
延祐戊午春集賢陳大學士上聞

聖明軫勲崇智嘉惠斯文遂繡梓行世

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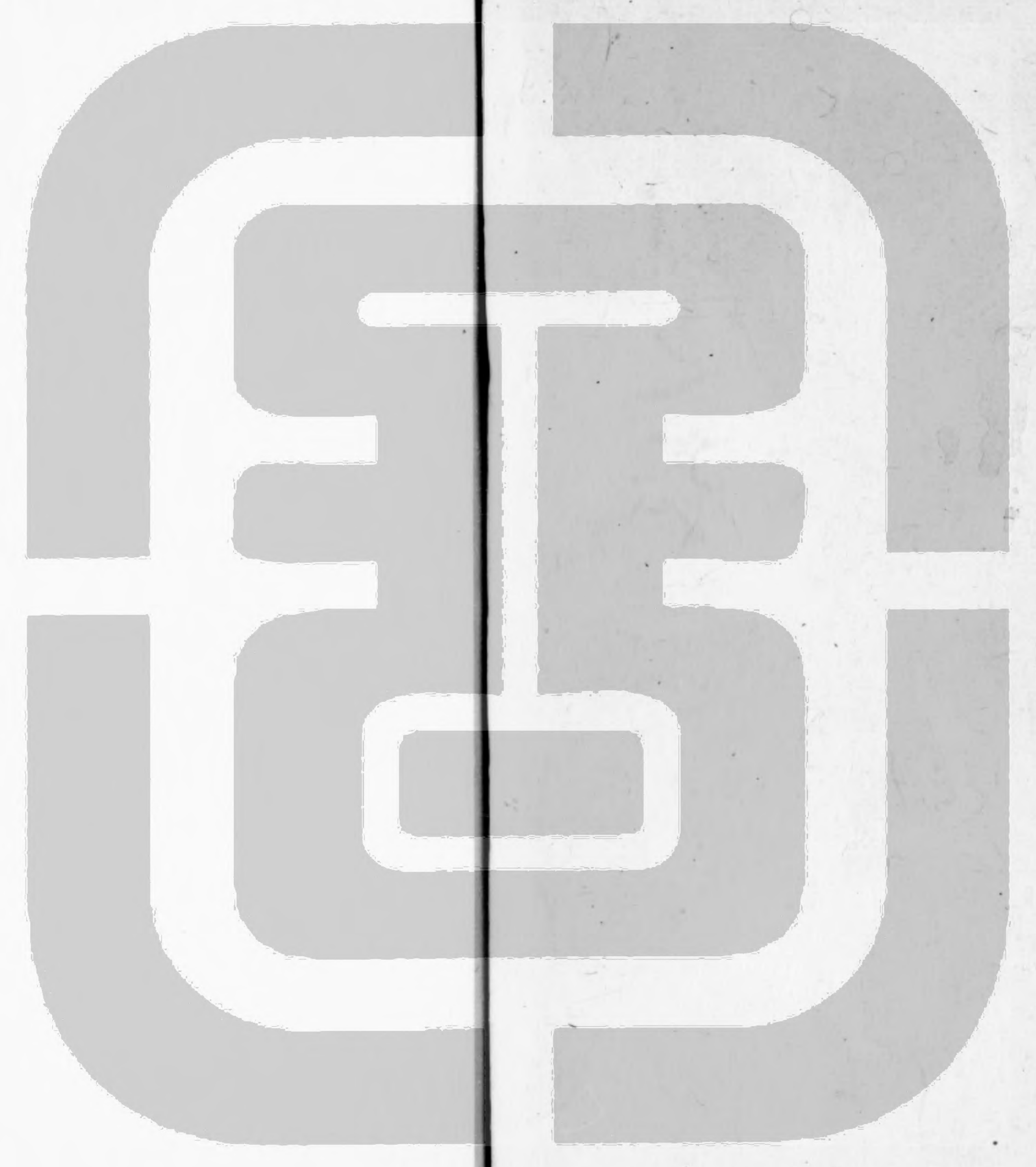
臣良佐職領江廣儒學且董役竣事率
儒人胡元昌等詳正其字庶無訛矣然
不可以辭語淺陋為解敬述梗槩以識

家傳輿誦之甚幸無似陳歐二子專美
前代庶昭于方來
臣馮良佐頓首百拜謹識
冬十月吉日



陽川文集後序

三



程